

修訂日期: 2009/04/22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卍新纂續藏經 Vol. 72, No. 1432

原始資料: CBETA 人工輸入, CBETA 掃瞄辨識

No. 1432-A壽昌和尚語錄序

昔世尊說三乘教網。撈攬人天。末後拈花示眾。惟飲光尊者一人承當。如將金剛王寶劍遞與迦葉。葉便爾橫拈倒用。能殺能活。畢竟鋒芒不露。和匣收去。故善承當此道。只破顏微笑而已。嗣是累及西天東土諸祖相承。亦唯秉此金剛王。截斷古今多少人命根。總是路見不平拔劍相助。嗚呼。祖庭荒穢。法道陵替。此劍久瘞。此花誰拈。非有超越古今格量者。詎亦當此重任哉。壽昌大師道風壓古。剛骨擎天。妙得無師之慧。故垂示法語天真自然。其展用自在。無硬力支排之說。其鍼線絲密。得偏圓綺互之妙。掀翻窠臼。脫盡廉纖。末法宗師善用金剛王劍者。非師其誰耶。故孝廉鄧君嘗愛其作。偈云。野師不啖人間食。十二巫峯得自繇。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洲。乃欣然謂曰。何期瀕老得飲醍醐。自非真參實悟。與佛祖命脉流通。從自己胸襟中流出。安得如此。其醇至乎。昔靈源多喜演祖不詭隨。不淫陋。謂其天資合道。語嘿中度。今師與演祖異世同風。然其孤標道韻。卓然挺異。如萬仞憑虛。峯勢倒立。直心行事。如箭中鵠。正色凜然。無一毫媠慢之態。故住山五十餘白。足跡不履城隍。竿牘不近豪右。有大梅深隱之風。獨恨世無馬師。誰知其梅子熟且久也。師嘗遊少林。登五臺。遇瑞峯師。一見而識。相與契合。深推重之。日惟隨眾作務。眾未及田。師已荷鋤先至。雖櫛風沐雨亦無勸意。歸則攝衣登座為眾說法。信口而道。不落思議。衲子有好逞詞鋒嗜文句者。每視師法語如啜木札羹。無膾炙味。間以此議師。師亦嘗笑此輩如葉公怖真龍耳。試令與地藏同時聞栽田博飯之語。亦必謂其無當於宗門玄旨矣。余竊謂師之法語置於雪巖高峯諸大老之間亦不多讓。世有賞色。必然擊節。然師意貴在操履。力追古風。雖百丈瀉山比肩何慙。其行業隱微不可枚舉。茲述其大槩。孔子有云。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於行事。然則師之行解雙脩。雖質之先聖而何疑。師初住峩峩寶方二蘭若。次遷壽昌。壽昌乃西竺禪師道場。西竺崇仁產也。與師同鄉。有遺識云。壽昌好牧牛。西竺再來遊。至師居壽昌不浹旬。而梵剎巋然興起。人咸謂師即古壽昌再來。信或不誣云。

丙辰歲佛成道日

信州弟子劉崇慶和南題於金華山舍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目次

序

卷之一峩峰語錄

寶方語錄

上堂

瞽目老。聾瞶嫂。色聲兩失剛剛好。更有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談道。四箇相同論短長。一箇於中直笑倒。且道笑箇甚麼。奇怪普化翻筋斗。不忝金色頭陀之後。參。

上堂

空王昨夜傳消息。不許師僧遊聖跡。覺路從教荊棘生。玄關一任其啟閉。然雖如是。要且契會空王意。良久云。門前有竹藍且青。殿後有松韻且鳴。玉盞銀缸光復明。金爐寶篆靄成雲。更在一樁真意味。梅花獨占一年春。下座。

上堂

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一著。聖賢悉皆縛。轆轤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惟九有沾恩。亦乃四生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眼瞪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眾生亂描邈。

上堂

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調直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

上堂

真正龍象子。有時提不起放得下。有時放不下提得起。不弄死蛇頭。要捋生虎尾。有時跨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清風起。是否。咦。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青幽也鳥安詳。珍重。

冬至上堂

冬至時臨事且奇。海風吹倒珊瑚枝。龍王驚起歸空界。河伯神祇盡失威。如是事。宜自知。僧曰用知作麼。師曰與老僧執杖。僧曰恁麼不知更好。師曰何也。僧曰。清閑僧不做。返更作愁人。師便打。

上堂

鐵羅漢撞著赤聲火金剛。二家尚氣鬪堅強。愚情不決問空王。王曰諸行無常。一眾知識還會此意不。不然更聽一頌。野衲門庭不順情。尋常爭許白雲停。乾坤不昧真因果。一定無干那畔人。參。

上堂

首座請曰。喫金牛飯飽。孤峰頂上謳歌。飲曹山酒顛。十字街頭打睡。如斯等輩混亂聖凡向上全提。乞師拯濟。師曰。沒巴鼻漢。大地無家。有道心人。在處安住。隨時放曠自有來繇。兀爾忘緣各無分曉。上來不須問過。一定先知。下去休要通情。決然已驗。據柳檣拄杖探海撩天。如帝釋龍王聞而膽戰。憑一鉢三衣操冬傲夏。然仁君宰輔見則傾心。非為馳騁蹈高。蓋亦法使如然也。大眾各宜秉志步武追先。風穴之於白丁。藥山之於牛圈。滄山佑拾橡栗為食。大梅常採荷葉為衣。懶贊無收涕之工。

百丈示不作不食之戒。其餘真參實悟不可枚舉。一箇箇打發。如大鵬鳥翱翔萬里蓋地遮天。似獅子兒威震十方驚羣駭眾。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是丈夫。各宜知悉。

上堂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祇如悟後又作麼生。是聖是凡難捉摸。沒毛老虎頭戴角。翻身擬欲論空王。良驥追風越不著。是不是非不非。歸去來兮來去歸。不是頭陀發一笑。人天百萬總無知。久立珍重。

上堂

法鼓三通眾雲集。看看紅日上欄干。清風透腋祥雲起。那事分明不隱瞞。大眾會麼。眾默然。師曰。祇如與麼。還是大眾瞞山僧。山僧瞞大眾。若謂山僧瞞大眾。韋馱大士不心懽。畢竟作麼生。寶璧割城猶自肯。須知識者始甘當。下座。

上堂

撞鐘打鼓入室陞堂。佛祖規繩叢林標榜。未明三八九。切莫亂怔忡。鑪焚寶篆。臺炳銀缸。緇素一室。雲水兩行。夜靜雲收天地朗。寒風颯颯透心涼。西來教外無傳旨。太煞分明不必詳。會不會。庭前栢枯長菓。廬陵米爛成秧。釋迦老子開戶。維摩大士起床。一一分明重舉似。大家作禮各歸堂。揮尺云。直下承當。

上堂

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閑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仞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趁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攬搶。拂世間之孽屑。提墮坑落漚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為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量外一句。作麼生道。噫。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久立珍重。

上堂

有時向汝道箇諸佛道不得底。有時向汝道箇眾生悟不得底。眾生悟得底諸佛道不得。諸佛道得底眾生悟不得。倘悟得者上諸佛頂[寧*頁]上行。千聖盡皆拱手。況天魔等眾不自甘伏。祇如還有悟得者麼。唵。喜聽樵歌欵欵。畏聞雪曲優優。

上堂

峩峰有一句。不是佛傳的。亦非祖師禪。不許人擬議。祇貴有緣人。直下便會取。會麼。頭頂者畢竟非天。足踏者畢竟非地。透得此重關。另有真消息。六祖不會南方禪。達磨不會西來意。參。

小參

一定不空如人捉風。一定是空如鳥遭籠。空却不空佛不居中。佛本非有誰在不在。露柱生兒解做買賣。賣者本無一文。買者不受一塊。惟有春風乃自知。百草頭邊解

捏怪。下座。

小參

桃紅李白山川窄。烏鷄端然身不黑。調御丈夫不了心。說色即空空即色。不落色空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陽出陰歸。神出鬼沒。不是一隊野狐。箇箇立地成佛。求其自古迄今。盡是填坑空窟。珍重。

小參

參學之士道眼未明。但當看箇話頭。要立箇堅固志。如一人與萬人敵。安其放意殺出方了。孳孳然念念然。管甚麼色管甚麼聲。冤也不管親也不管。佛也不管凡也不管。非是不管。有死對頭在。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雖然如是。最是省力。不須念經不須拜佛。不須坐禪不須行脚。不須學文字不須求講解。不須評公案不須受歸戒。不須苦行不須安閑。於一切處只見有話頭明白。不見於一切處。倏然一時瞥地。如日昇空十方普遍。盡大地是個話頭。所謂打破大散關直入解脫門。到恁麼時節方是得力處。故云。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到此始有說話分。方可見人。探竿在手。得大自由。不受羅籠。看宗也得看教也得。遊方也得。混眾也得。獨居也得。所以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無第二人。此事若不從自心契悟一回。縱有見解如說食不飽。大丈夫兒決不說了便休自相欺誑。若不踏到底。定是不肯住。到底人始不被諸法緣轉。自有通變解向。有佛處趨一步。無佛處放一著。使一切聖賢挫折他不得。討甚巴鼻。天地陰陽筭計拘束他不得。因果罪福其奈爾何。直饒佛祖到這裏。只得吞聲忍氣。何況其餘。蓋為得大總持王三昧也。切宜珍重。

示眾

此事更無有別事。祇要當人解慎初。生死念頭打不徹。黑山鬼窟做工夫。有得的多成壅塞。無得的多落空途。智慧定墮聰明境。忘功多又自稱孤。虧殺杜門壁觀。費却許多鹽醋。不是斷臂安心。今日豈知來路。如問拾得姓名。叉手兩下分付。果然得力之中。便是省力之處。若作道理商量。笑殺飲光老子。你看這般手段。成佛有甚難做。惟要時人歇得狂。不依歇處為家住。果然好事不如無。莫把無為作回互。下座。

開田畢示眾

大眾盡心為常住開田。山僧盡心為大眾說禪。昨夜三更雷逼逼。打斷坭龍角半邊。下座。

歲夜示眾

顧春將至冬已歸。報汝諸人自省知。生死關頭未打徹。話頭莫縱亂交馳。此回不得安閑法。業識茫茫無所依。今古參玄諸英哲。都來回向盡今時。盡今時。悟有期。吊轉乾坤在己為。欲與然燈重續燄。直教火滅與灰飛。然雖如是。當知教外一句作麼生道。西天牟尼去。東土達磨歸。

師次遷寶方語錄

開堂

白槌竟。師曰。大眾會得第一義麼。若不會。且向第二義中薦取。喝一喝曰。會麼。若論此事。貴乎操履。如行路人有路行路。路窮上樹。樹到杪時再進一步。則與佛祖同住。祇如這一步作麼生進。咦。凌空桂影。有眼皆窺。唯除瞽目。聞而不疑。春風不在花枝上。一任靈峰哭子規。珍重。

上堂

良久云。大眾會麼。若如是會去猶較些子。其或未然。縱饒目擊道存敢保未到。絲竹傳心終成礙膺。黑漆桶底鑑貌辯色。無孔鐵槌上逐氣尋聲。更問何者即是。氣急殺人。巖厓寶木棟梁材。工人徒望。海島龍駒社稷器。將帥空吟。面壁九年成甚事。覓心不得始安心。復云。大眾。三十年後莫謂寶方無故評論古今好。下座。

歲夜上堂

諸佛常覺不迷。大似黃葉止啼。眾生常迷不覺。猶若無繩自縛。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即此猶勝白拈賊。畢竟作麼生得相應去。古今之下多少人吞聲忍氣。更復問是如何。一尺水一丈波。會麼。記得寶方三十夜與諸雲水唱玄歌。國泰民安樂。菩提薩婆訶。

浴佛上堂

黃面老人沒偈[仁-二+(天/韭)]。悲願示生四月八。一年一次熱湯澆。捨死忘生而說法。四十九年一字無。末後拈花放不下。惹得傍觀笑微微。大似打破葡萄架。灼然所作業不忘。撞著雲門要打殺。貽累兒孫相將墮火坑。尚幸琅琊云。將此身心奉塵刹。不然則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豈知今日有寶方老漢重為分雪。祇如此一舉還有報恩分也無。眾中若有拈得出者。管教橫身宇宙。與諸佛眉毛廝結。有麼。良久云。噫。真箇在家為容易。果然出外作商難。珍重。

上堂

大眾禮拜。燈忽墜地。首座啟曰。銀缸撲地亂墜天花。曲請尊慈重然寶炬。令昏衢而再朗。使法殿以常明。師曰。金鑪香裊靄。玉燭燦光輝。寶磬鏗鏘舉。人天聚會時。如是已為山僧說法竟。何也。法本自法。法外何法。更欲說法。恐辱大法。雖然如是。勉強與大眾商量箇論。法之體亘古獨存。非色非空。無名無相。非隱非顯非暗非明。非聖非凡非僧非俗。法之說也。自古至今。天地世界森羅萬象。日月星辰海嶽山川。四生六道。未有一時不說也。所以云。塵塵說。刹刹說。熾然說。無間歇。大眾還信麼。首座曰信。師曰汝作麼生信。座曰。昨向上藍田裏過。山水通融盡寶方。師曰未是信在。

上堂

大眾恭請山僧上堂所為何事。擬欲求佛法。單窮趁夾窮。更要超生死。無事生出事。莫若推雲歸洞府。引月上蒲團。相共虛明照。一切不相干。當時南泉抖碎虛空七花八裂。驚起露柱石人遍體通流汗血。不是凌行婆。爭解同心結。噫。一眾知識。自當藏拙。

上堂

曹洞宗旨寶鏡三昧。鑑照往來不逃真偽。觀音來也。觀音一堂。普賢來也普賢一隊。文殊變化有多端。一時明顯一時晦。且道何人共他作對。不然。但看曹山問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的道理。德曰如驢覷井。曹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德曰和尚作麼生。曹曰如井覷驢。師曰。作麼生會。會得如井覷驢。便明寶鏡三昧。會得寶鏡三昧。便會如驢覷井。會麼。座曰。某甲鑑和尚即不堪。和尚鑑某甲即得。師曰你作麼生會應底道理。座曰隨緣應感即且置。和尚喚什麼作物。師曰。應物道理寶鏡三昧。如驢覷井如井覷驢。會得許入曹洞宗。不然則觀音普賢文殊也相將携手笑同歸。座曰。若論曹山猶涉廉纖在。何則。衲僧家不飲君王宴。焉賞野花叢。沒來由跟著驢走。師曰。欲知古人遊戲處。須知足下不生塵。座曰。今日又遇和尚。猶勝曹山七步。師曰更莫亂商量。下座。

臘八上堂

臘八逢辰叢林設粥。所為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庭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若恁麼三世諸佛已立下風。況迦文佛乎。且道狸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曰。為它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如是。實方不免連狸奴白牯一時趁出三門外。何以故。正令行也。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不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曰。和尚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尚分上即得。在某甲則不然。師曰汝作麼生。座曰。閒挑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箇人。師曰也是閒弦子。座大笑。師下座。

除夕上堂

臘月三十日。年年即有之。要似今朝夜。世間實罕希。且道今夜有甚長處。僧曰。殘雪方開徑。春風送客歸。師曰未在。僧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汝不鑑乎。僧曰。公孫遺布被。大禹衣輕裘。師曰。鑑猶未真在。此時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諸尊菩薩摩訶薩。西天東土眾宗師。歷代古今諸賢聖。盡在香雲頭上。一音演唱諸佛說不到底法。還會麼。僧曰不會。師曰。豈不聞僧問佛印曰。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印曰。蟻子解尋腥處走。青蠅偏向臭邊飛。僧曰某甲不會。印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三千年鶴遠天歸。於此領旨則不辜負今夜去。其或未然。昔百丈歲夜上堂示眾曰。汝等經律論固是不知。入眾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夜作麼生折合去。若折合不去。一粒微絲披毛戴

角。古人舉此總祇西人得箇開交去也。目今新建期限。頭首知事典座行人執爨負春搬柴運水。畢竟將何補報。亦要今夜折合去。假若不爾。宜於佛印句中謹慎參好。

上堂

良久云。大眾有疑上來請問。無事各自歸堂。眾無出。師曰。噫。莫道無事好。金剛與泥人揩背。汝等作麼生商量。僧曰。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師曰好事不如無。曰。崑崙騎象鷺鷥引。一場纔了一場來。師曰。會得夜夜中秋月。不明日日枉燒香。復曰。時當年三夜四。各自謹守隄防。若被小人筭計。一定攪亂法場。前門後戶當仔細。大家嚴密保安康。更須知有一好事。達磨未來東土。彌陀不在西方。會麼。神心按定從空望。夜半天邊挂夕陽。

上堂

陞堂入室是如何。祇為西來老達磨。面壁九年不說法。這一句作麼生道。法筵龍象眾。有會者請出舉看。首座曰。某甲不出眾却道得。師曰作麼生道。座曰。家貧顯孝子。國難見忠臣。師曰。道則不無。祇如達磨意落在甚麼處。座曰。某甲不煩多說話。和尚惜取眉毛好。師曰。白雲飛海岳。惹得滿天愁。大眾有疑則問。不可法筵中蹉過。不然是諸人之咎。非山僧之咎也。珍重。

上堂

良久曰。汝等諸人從吾覓箇甚麼。若論佛法。各已具足。汝於吾覓。脚跟下早是蹉過了也。諸人切莫遠馳求。單單看箇波羅蜜。忽爾頂門突出來。皎然大似天中日。法界虛空成一團。佛法世法都了畢。此時更擬復何為。大散關頭獨脚立。地轉天旋遏止莫及。會麼。僧曰作麼是諸人本自具足底道理。師曰。待汝一脚踏平須彌頂。然後向虛空外與老僧相見。便下座。

元旦上堂

今年確與去年別。有情一切離生滅。今日不與昨日同。四方八面演宗風。坐見眾生成佛去。惟有狸奴不肯通。假饒德山施棒猶如鐵橛。臨濟下喝勝似耳聾。趙州茶他也不順。雲門餅彼亦不從。且道他具甚麼眼。得如是去就。只緣彼知有。大眾。彼既知有。畢竟知箇甚麼。噫。摩醯撞著僂陀婆。見聞知覺使不著。下座。

上堂

首座啟曰。入無量義處。天雨四花。放白毫相光。地搖六震。輪王寶髻未敢輕窺。今日臨筵乞施大眾。師曰。長空無路禪者偏行。白浪滔天智人能[爬-巴+(穫-禾)]。萬丈玄門過去。猶落那邊。千尺井中出來。終居此岸。伏藏純金不顧。補囊破鉢何留。行平地驚心。步險崖放膽。本色分上智眼鑑諸。祇如不涉此因緣。又是甚麼去就。首座曰。番番[打-丁+就][打-丁+就]真奇怪。直勝三千夜不收。師曰珍重。

上堂

桃性本甜。李性本苦。佛道則文。禪道則武。所以鞭道拷僧呵佛罵祖。古今伶俐衲僧。且道有幾人知此甜苦。達磨迨及於今。三千七百之數。參。

上堂

佛法無巧說。只要狂心歇。狂心歇得時。定有好時節。是甚麼時節。枯梅逢著雪。造化機玄都漏泄。漏泄且置。祇如此好時節又作麼生。噫。時寒各自珍重。

上堂

揮尺云。虛空掛劍。海裏燃燈。逆地左轉。令天右旋。教無舌人說法。使無手人行拳。然非今世。定是前緣。且道還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噫。龜毛合索拴滄海。驚起龍王上梵天。珍重。

上堂

易擺脫。難放下。明月清風來大廈。易放下。難擺脫。東海南溟知幾濶。或有人問是何因。達磨直指真機括。豈不聞昔有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古人於此有省。故云。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雲。若非踏破須彌頂。爭識金剛水際深。

上堂

有始無終衲僧活計。有終無始衲僧常規。有始有終衲僧家具。無始無終衲僧巴鼻。透得一句。生死自在。透得二句。來去自由。三句透得。可以為人天師。四句總透得。可以為佛祖師。大眾。且作麼生透。良久云。五虎凌空攢玉兔。二鸞冲漢趁金烏。

上堂

寥寥萬境圓。寂寂三心滅。浩浩一天真。如如都漏泄。淨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末後復拈花又作麼生說。噫。天地挑開猶且易。虛空搬合卒為難。

上堂

覺天空湛。心月通明。青沙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之鑑。藏山於澤。爭如藏身處沒蹤跡。藏舟於壑。曷若沒蹤跡處莫藏身。所以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吞吐得者迥出聖凡。漫天網子衝開。陷穿坑兒跳過。更有出格一句。作麼生道。金翅擊開娑竭浪。龍宮王子盡魂驚。下座。

上堂

在欲行禪。火裏生蓮。拈起木杓撞破蒼天。償佛祖債結眾生緣。所以喫不得好喫。行不得好行。坐不得如意坐。眠不得自在眠。不許依佛座。不許傍祖邊。不許遊地獄。不許住人天。心不得揣。口不得言。只得如虛空相似。究竟都來實可憐。眾中還有甘分者麼。噫。擗碎虛空都撒却。從教彌勒下生來。參。

上堂

從上諸脩行。多造地獄業。據憑一天然。莽蕩無收攝。懶簡教尋宗。愛抽釘拔楔。好辣辯。是非多。惹人不悅。所以黃蘗云。馬祖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坐道場。問著一箇箇阿漚漚地。唯有歸宗較些子。祇如恁麼說話。還是貶剝諸方。還是依公判斷。還是另通消息。還是格外商量。若作恁麼會。鈍置不少。不然。又作麼生會。埋兵鬪敵圖先勝。簸土揚塵要見功。

上堂

雲弗依山山弗雲。心無染境境無心。雲山清淨如心境。一道虛明燦太清。然雖如是。猶是衲僧閒家具。珍重。

上堂

羣峰鬪聳徒煩須彌。萬派爭流空凝海漠。所以大同絕比。本色超方。如錦鱗獨躍海門。免煩點額。似良驥衝開[銜-金+缶]轡。謾自搖鞭。垂絲千尺不回頭。美料滿盤無著意。淵溟自在。海島逍遙。須知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一句。要是其人。會麼。陶潛不肯休杯去。今昔蓮宗枉掛名。

上堂

世尊拈花。探竿影草。迦葉微笑。忍俊不禁。正法眼藏付與迦葉。顛頂不少。達磨面壁無如之何。神光三拜天緣磕著。汝得吾髓是何言歟。復曰。不從人得許心傳。扣己真參在志堅。鐵壁銀山穿下過。何分東土與西天。

上堂

鐘聲纔罷鼓聲頻。太煞分明示正因。更欲陞堂施問答。真成慚愧達磨心。會麼。有會者請舉看。不然。起動一番。眾默然。師曰。細聽鳥啼處。花下羨靈雲。

上元小參

今朝又是上元節。徹底窮源為眾說。見佛不在麻三斤。何須更用乾屎橛。佛身充滿法界。也是老婆心切。天然本具足者。一任東扯西拽。眉毛縮向額中。自然與眾各別。

小參

風瀟瀟。雨霖霖。叢林卉木實難禁。要得安然無障礙。除非痛處下金針。筋斷脉絕。不死非寧。欲明明妙。試問老人星。會麼。貪嗔之罪實非輕。

小參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有時即心即佛。純一酥醅。有時非心非佛。顛頂漆黑。有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生金剛圈撞著頭疼。有時不求佛不求法不求僧。爛柳栗刺踏著脚圻。有時東涌西沒不住有為。有時南觀北藏常居無額。有時探竿試杖撥草瞻風。有時無影尋蹤驗賊捉賊。顯大機施大用。各賽精肌。握大權奮大威。

。單行擲擱。魔佛界空凡聖情滅。大家團圓同其休歇。

小參

事不盡於心。蓋因理不明。理明無別。事何法心。弟兄左右常時用。用無有我人。本自如如體。何處乃非真。乾坤非是大。日月未為明。種種諸三昧。順逆啟愚庸。金沙馬郎婦。東際善財身。本證無依欲。發用駭羣英。喚作事得麼。喚作理非親。事盡事無礙。理空理自明。管甚戒定慧。說甚殺盜淫。入門便棒喝。纔出不放行。大死仍復打。痛處愈加針。壁立千萬仞。不通凡聖情。佛祖亦莫測。何況天鬼神。參禪學道者。休令理事萌。要入五宗旨。須當事理精。千聖不傳法。單傳無事心。無心無事相。諸佛及眾生。了了這一著。非來去與今。

小參

三十年來學此道。如今連學一齊掃。掃不去的似冤家。送不向前推不後。拽杖翻然打木嫂。謊得石女嘍嘍叫。這般古怪事難憑。引起鐵牛呵呵笑。大眾會麼。咦。三脚驢兒弄蹄行。問誰跨也誠希少。

小參

禪家流。當勘破。畢竟自身無有我。無我端然彼即空。說箇空時猶話墮。萬法齊觀總祇麼。了無一法是真宗。佛祖架上雲煙閣。賢聖齊教立下風。三界無心無反好。何須更把塵勞掃。妙明殊勝竟無貪。世界何須生懊惱。君不見。牛頭昔日曾輕慢。設有一法過涅槃。我說猶如一夢幻。果然見得分明。隨處盡是家津。不向色聲取舍。從他虎嘯龍吟。滄溟晝夜無停水。誰論其中古及今。

小參

路傍得底終險。途中受底仍虛。自心解者猶差。從它悟底曷是。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得是去。若於大變門頭密契一場。則知世尊拈花頭陀微笑。正是空花捏目。教外別傳互相授受。又是白玉增瑕。千般去就有膽無心。無限鋪排誑詭狂子。何必別峰相見。豈須肘後懸符。真裔出頭不昧高鑿。還有麼。要定乾坤之智眼。除非足下有生涯。

小參

道人住處人難住。日日日輪從西曙。萬象雖同異樣天。森羅純是珊瑚樹。金毛耕耨無土田。上下四圍惟一路。炊無米飯飲不乳酥。飽禪悅味行無為事。其三乘龍象出纏。集。五宗狸奴返故。眉毛廝結。復云。誰。木上人家頭一戶。能知勿許知解慕。勿令慕。法爾如然絕思惟。千里同風齊免顧。

小參

昔者楊岐方會大師佐護慈明之道。總柄綱律三十餘年。終師之世。後赴楊岐請。老屋頽圯不蔽風雨。衲子投誠願充脩造。師終却之。遇夜雪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踈。滿床盡撒雪珍珠。縮脚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觀乎古人真參實悟。體量越

格。實已到佛祖地位。尚猶不肯自安。仍如在學分中行履。孜孜不矜。受用清淡。我汝濫膺林下。飽食煖衣。寒附紅爐。夜安厚被。三時閑暇百事無干。尚不足心。猶無慙愧。道行弗備習障未除。一生如意累世牽纏。切宜悔心專一向道。參求向上盡却今時。性理未明如喪考妣。念念不捨以悟為則。直須打破大散關。方可縱心行路去。珍重。

茶話

茶味本苦。棗味本甜。更須知茶味本甜。棗味本苦。其味是諸佛之導師。汝等學佛莫若學導師為上。眾中還有知此味者麼。不然。老僧為汝下箇註脚去。良久云。珍重。

普說

參禪者須得禪源底要妙。方有語話分。此語無來由。沒格式。但應機使用。實無有鋪排著量之言。所以云。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如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門外是。曰不問那個道。州曰甚麼道。曰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此等語話可商量乎。盡是禪源到底句。但具眼者自然相契。學此道者直須無有學處始有學分。若有毫端許可學者未是學也。昔香嚴豈不具學眼不悟道不見性耶。為甚答一句本分話不得。蓋學心不散。能所未忘。禪源未透也。及乎一日因擊竹大悟。始知從前盡是枉用身心。故偈曰。今年窮。錘也無。可不是乎。此事實無與人商量得。亦無從人學得。得者相見絲來線去。你一拳我一掌。你罵我我毀你。大家歡喜並無人我。如或庵曰。山蠻杜拗得人憎。不知其幾多忻慶也。此等如木人與石女相談。言言闔有清趣。終不是孟浪欺心瞞人的語。解說此語者固是難得。他三二十年不解開口。纔通一線吐一句。如師子哮吼眾皆驚駭。蓋解行相應。生機頓發。素非一等。如慈明到神鼎祇道一句屋倒也。天下搖動。想其語若在學佛道上來。據汝將三藏十二部內千七百祖錄中翻下交解下。盡都無撈摸處。論說法解義。誰又過十地菩薩及神光雲光德山亮座主等耶。一箇箇到此門下都無開口處。可不是為第一貴勝乎。若未到禪源底。第一要謹慎言行。莫馳騁見聞之學為己任。恐撞著沒巴鼻漢。纔一筭著心憤憤地如火發相似。又不肯下心參求懺悔。盡不免現招苦報。如僧謂雲門如初生月曲彎彎地。遂失雙目。如疎山一句肯諾不得全。受三十年倒屣。話到此。不得不膽戰心寒。千載龜鑑豈欺人乎。要得心中怙怙。直須己躬下事明白。古人境界中通得。左之右之手舞足蹈。不知幾大快活。逆行順行天亦莫測。正是古人行處我不行。古人用的我不用。總是不令人覷破。雖則分外僭出頭來。一一盡是本分上事。終不是捱牆靠壁的耳。故歸宗見僧來即斬蛇。來者謂是粗行沙門。南泉斬猫。兩堂僧擬議不下。文殊殃嶮殺佛疑殺人天。白白將人生陷活埋。這等境界幾人夢著。翻轉乾坤的手段。始能名播今昔。德澤諸方。湖海衲子誰不萌此心念。但學地不盡終不至於無學地用度。雖口說得十分相應。到臨機應事上七花八裂未

免敗露。如野干盡其聲勢。必不駭象忻龍也。學者可不勉諸。

師到少林請示眾

某甲一味杜田。半生擔板。豈稱此任。特為今辰堂頭和尚慈旨未能推委。不得已向諸兄弟撒土一番。原夫跋陀開剎中天。達祖弘揚正法。六代相承。二枝迴秀。不存己見。要逗先機。拈華微笑之靈踪。舉杖承當之密印。成褫非好手。格外知歸私授豈良心。機前契旨終不似。挨門客作甘領狐涎。一定如拔楔英靈肯辜驥力。採訪出纏之漢。克紹洪規。遍探越世之朋。同參向上。搜獅子窟。解彼金鈴。趨鷄兒程。拔伊玉翻。使耽骨董者直下知非。著聲訛者就中達理。須與隨流得妙。擊目導滯疏壅塵。豁累生迷廓。頃刻圓悟竟非穎脫。妙靈出自天然者也。驀拈拄杖卓一卓曰。這些絡索百雜碎了也。達祖未來時。消息又作麼生。夜寒久立。珍重。

建陽董巖請結制語錄

開堂

若論此事。三世諸佛口挂壁上。諸大祖師一切聖賢慙愧無門。何則。本分天然。豈落言說。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末後云。初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有一字。山僧斗膽今日冒登此座。濫受大眾殷勤。畢竟成得箇甚麼邊事。直是專為臨濟大師雪屈。初問黃蘗如何是佛法大意。蘗賜棒。師云師資分上則可。二次又賜棒。師曰為道之人當如是乎。三次又棒。此即不堪。彼時合云。太多生。無用處。若黃蘗再棒。合掣下拗折擲於地上。非惟增麗黃蘗門風。亦乃光揚靈山會上正法眼藏。大眾會麼。父嚴子敬理當然。誰覺能男奪父權。不信蘗師遭一掌。大愚肋下喫三拳。然雖如此。須是臨濟大師始得。其或亂統。入地獄如箭射。

結制上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眾會麼。此即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合當自契。其或未然。山僧未免饒舌。一二三四五。一切諸佛祖。六七八九十。般若波羅蜜。所謂十方諸佛國。惟有一佛乘。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會得直下薦取。擬議未免沉淪。然乎。男兒須具通天眼。莫把真金去博鍤。

上堂

老僧有一偈。一生受用底。今日分明舉似人。祇是莫將道理會。鉢盂一大口。草鞋兩個鼻。以索擱起來。[跳-兆+東]通千萬里。不畏高天。無愁遠地。不參佛祖心。非究西來意。為緣得自由。具遊戲三昧。人不肯於我。我却肯於你。何則。盡十方法界虛空。唯一箇沒巴鼻。何用千思百量。擬議生死來去。一條柳栗自相扶。只是不容生活計。此事真箇太煞分明。若再遲疑。徒勞心力。

上堂

老子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山僧即不然。彈指曰。這箇有形生育天地。這箇有情運行日月。這箇有名長養萬物。吾即知其名。故名這箇。祇如恁麼舉。與老子相去幾何。當知這箇。生天生地。生佛生僊。生男生女。生聖生賢。生天堂地獄。生餓鬼畜生。更有一般至妙又解生無生。無生子頭白如雪。解向天宮拿日月。要去毗盧頂上行。度生指往無生國。當時有箇老禪伯。一杖當頭親見血。何則。恁麼達磨一宗掃地而滅。如是兩下成怨結。大眾。作麼生為他分雪。維那以拄杖一時趨散。免教思議分別。

上堂

雲頭按下大家看。圓鑑高懸百尺竿。即請高人登一步。架空竟不受人瞞。祇如不受人瞞意作麼生。各家路大通空界。不必尋聲觀世音。設使搖鈴攜履去。看來猶不是良心。故昔凌行婆問浮盃曰。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盃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盃不語。婆曰。論不知徧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南泉聞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推折一上。婆聞笑曰南泉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問曰。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哭曰可悲可痛。復曰會麼。一罔措。婆曰跣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臭老婆。問教口瘡。一曰未審怎生問它。州便打。一曰為甚打某甲。州曰似這等跣死禪和。不打更待幾時。又打。婆聞嘆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婆。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頭。州聞以偈問曰。當機覷面提。覷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看這婆子只世間俗婦。尚能洞透佛祖心肝。海會道人豈可不通宗師血脉。若乃肯心頓發。誰不丈夫。其或因循。當面蹉過。此公案古來拈提者不少。盡謂浮盃受婆子折挫。不知婆子為浮盃沉埋。至今猶未起在。大眾。且道可中優劣作麼生分折。噫。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下座。

上堂

以拄杖卓一下云。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六道四生。盡在此拄杖頭上識取根源去。會否。山藤膽力大如天。勘驗人天眾聖賢。三十即時趨出去。看他幾箇解翻騰。眾中設有會者請出舉看。以拄杖又卓一下曰。相見不知已。徒勞出世間。宗風常浩浩。佛日永緜緜。晝夜承他力。死生賴彼恩。此回不悟去。一定哭蒼天。咄。

上堂

金銀琉璃珊瑚瑪瑙。貴則至貴好則不好。大眾還會否。若會則直下便是。擬議則白蘋芳草。所以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脚驢兒弄蹄行。僧曰莫祇這便是否。岐曰湖南長老。古人頌曰。三脚驢兒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湖南長老如不會。行人更在青山外。只如此意甚明。大眾宜當透脫。不然。山僧未免饒舌。春風吹起百花香。馥郁芬披遍十方。一切行人皆動念。惟除金色罷

思量。下座。

上堂

收。山僧於法無罣礙。祇欠諸人些禪債。今朝一一為酬償。要者來支無後悔。以拂子打一圓相曰。上不似下。下却似上。上下打合。總不似像。會麼。將謂有許多債主。元來却無。咦。孤峰夜半猿啼切。暎月携星拱北辰。

上堂

素號無明實不明。憑條拄杖驗疎親。佛祖撞來只是打。看他那箇解翻身。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始得。作麼生是藏身處沒蹤跡。會麼。拾得撫掌笑呵呵。寒山忘却來時道。珍重。

上堂

一切佛祖異口同音。共唱宗乘。各宜諦聽。有能聞者出眾舉似。老僧塵尾當堂分付。不然向第二門頭聽取一頌。虛空不自行。倒使崑崙走。四處無可投。藏身於北斗。驚起烏兔飛。乾坤兩眉皺。野干盡潛蹤。獅子無時吼。凡聖齊教立下風。彌勒當來續其後。珍重。

上堂

曹溪一派來。雲水兩行集。畢竟作麼生。大事都了畢。如其未透。但看黃龍心參雲峰悅三年無所得。因辭去。悅曰汝往依黃蘗心。至黃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仍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蘗。方展具。蘗曰子已入吾室矣。心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頭百計搜尋。蘗曰。若不教爾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師曰。大眾。且道作麼生是大事了畢。良久云。奮然揣出虛空骨。驚起須彌折斷腰。

上堂

師彈指一下云。大眾作麼生會。眾無語。師曰。不會出世師。空勞一彈指。最無分曉句。真是難接嘴。倚天長劔逼人寒。不是其人徒側耳。方知一顆摩尼珠。解用須是寒山子。下座。

上堂

昔外道問世尊曰。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尊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如何說不定法。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師曰。外道相似瞎聾。喚鐘作甕。世尊潦倒正似連雲推月下西江。大眾作麼生。復曰。昨日說定。今日不定。相如有病而無症。勾惹兒孫奉重多。爭似龐公仆地。靈照女相扶急急如律令。若是老僧。聊與拄杖。何故。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上堂

祖師云。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知色空故心即不生。如是則隨時著衣喫飯任運過時。更有何事。然雖如是。亦要轉身始得。不然依舊似朱頂守空池去也。差別門庭作麼生過。當知天上有地。地下有天。憎中有愛。愛中有憎。不管東三西四。要會失後忘前。老僧恁麼舉似。大眾會麼。良久云。拈起虛空尋本有。攄乾滄海見真元。機關之上觀師利。火燄之中看普賢。參。

上堂

舉二僧參見雪峰公案畢曰。雪峰峰門易入。巖頭巖上希登。壁立千仞難近傍。誰能同死及同生。末後句。見如盲。祇這是大火坑。穿雲土也。到此須當審細。攬浪客也。彼見決。要知先。紅爐自有真消息。一任金鑰是與非。下座。

上堂

昨日有今朝。今朝無昨日。三世一切佛。不會波羅蜜。文殊思不來。普賢想不及。何況參學人。安能明得失。八臂大那吒。高聲連叫屈。且道屈個甚麼。良久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

解制上堂

三月安居。九旬禁足。不求佛法僧。豈為人天福。說箇願一切眾生同證菩提。大似父死呼公哭。畢竟作麼生。除是波斯能嚙齧。珍重。

小參

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爬得烏龜脚。世間是箇起事精。一出伸兮一出縮。捉來拷打問原因。罪坐靈山黃面人。無端把朵曇花弄。坑累東西諸有情。即今還有不被坑累者麼。試道看。僧曰和尚請尊重。師曰這師僧却被渠坑累。復擊禪床下座。

小參

因齋慶讚宗風舉。吹散迷雲千萬里。本自無生無不生。長鯨吞却須彌嘴。三十三天自失驚。無端却把脩羅叱。惹發脩羅起戰爭。戰輸藏入藕絲裏。文殊舉目兩眉攢。普賢合掌生歡喜。未得勝者免憂。已得勝者休喜。返覆看渠渠是誰。箇中何我復何你。噫。更須知有安樂一句。作麼生道。海浪從教去潑天。虛空送倒休扶起。

師到斗峰請陞座

師良久曰。恁麼是否。若是。請尊重於斯。不會。老僧再加榼[木*(天/非)]。若論此事。本自分明。從上諸聖曲垂方便。所以云。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男是男。女是女。僧是僧。俗是俗。又云。天非天。地非地。山非山。水非水。男非男。女非女。僧非僧俗非俗。又云。即天即地。即山即水。即男即女。即僧即俗。又云。非天非地。非山非水。非男非女。非僧非俗。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皆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不落此限一句。作麼生道。噫。五宗話到無生處。直是須彌暗點頭。久立珍重。

師到書林僊亭庵請陞座

拈香竟云。今日十方三世諸佛向香雲蓋上放大光明。助宣第一義諦。俾一切眾生共證薩婆若海。大眾見否。若云見。虛空落地成幾片。更聞否。若云聞。未入維摩不二門。豈不知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將來關山萬里。更有緣契者。如九龍聚會五虎攢羊。五虎攢羊意在乎食。九龍聚會意在乎珠。設有能于驪龍頷下取珠。猛虎口中奪食。於此門中即得一橛。且道那一橛作麼生。噫。超方須是英靈子。敵聖還他師子兒。下座。

壽昌和尚語錄卷一

壽昌和尚語錄卷二

住福州鼓山湧泉禪寺嗣法小師元賢重編

師三遷壽昌語錄

開堂

拈香白槌竟。師曰。第一義且止。姑與大眾商量箇佛事。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前三三後三三。誰道佛身不具足。有罪免罪無福享福。須知各有一因緣。爭怪天堂并地獄。所以趙州云。老僧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將一莖草為丈六金身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曰佛是誰家煩惱。州曰與一切人煩惱。僧曰如何免得。州曰用免作麼。從此透得趙州平實禪。則一生參學事畢。無事珍重。

上堂

舉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師曰。虛空挂雷椎。有全禪客曰落在甚麼處。師曰不識好惡。士打一掌。師曰功不浪施。全曰居士也不得草草。師曰灼然不知痛癢。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師曰依公明斷。全曰居士作麼生。師曰真箇鈍置殺人。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瘡。師曰大丈夫殺人須見血。師復曰。古人舉此總祇要人得箇落處。好雪片片畢竟落在甚麼處。若也恁麼會。免使迦葉微笑。其或未然。達磨依舊面壁去也。所以云。靈苗瑞草野父愁耘。玉鎖金匙智人不顧。千華臺座空勞設。百寶光明枉費垂。何則。為它行脚超空劫之前。受用出威音之外。視諸佛國土猶如空花。一大藏教拭瘡疥紙。三十三天若一浮漚。四大部洲似一遺履。於中更復何為者乎。眾知識各發大心。莫拘小節。若然打失下落處。頓足搥胸悔不來。

浴佛上堂

世尊初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琅琊云。雲門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時人祇知雲門罵佛。若非琅琊。冤屈何伸。此事如虛空挂劍號令人天。寶印臨臺指揮龍象。全提向上。正眼難窺。雖佛祖猶且皺眉。況魔王安敢肆意。化風屏息。海嶽嶻然。要具鐵膽銅肝始解步空捉影。一任野狐精巖中脫殼。從教水牯牛山下投胎。祇如不落因果造化底人。作麼生話會。良久云。輪王現出真金子。灌頂承封自自然。

上堂

眾知識。莫顛頂。天非高大海非寬。信解海天元是我。成佛作佛不相干。所以阿難總持第一。不消倒却門前刹竿。及至達磨九年口如礮盤。壽昌恁麼舉。也是太無端。下座。

觀音誕日上堂

五分真香預已然。光明雲起遍三千。普熏三世真如際。奉祝 當今萬萬年。更冀滿朝臣佐合國軍民共樂堯天。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祇如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無情身從何而起。道得即共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道道。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是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珍重。

上堂

今夜初三。明朝十一。若問如來禪。一切都道畢。祖師禪作麼生會。中九下七。還會麼。虛空有路虛空大。可惜行人不解行。若是有能行上去。只饒佛祖也寒心。祇如恁麼道。會則直下會去。若不會。時寒各自珍重。

上堂

良久曰。大眾。要似這等過日子。不可似這等過時光。且道這等是箇甚麼。若論過日子。木人今夜死。若論過時光。石女哭斷腸。間有知音者不在此限。下座。

上堂

法門纔開。不許去來。禪關已閉。曷容來去。或問於意云何。向道眼橫鼻直。會麼。會不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上堂

掛起毗盧印。珍藏罔象珠。臘月開交去。不必用工夫。祇與麼。別有長處。噫。感月夜來相照顧。承風時往埽遊塵。梅花香送禪關裏。良久云。向這裏覷著始得。

上堂

若論此事。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所以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依斯透脫。自然七縱八橫天迴地轉。非唯人天慶幸。亦乃諸佛讚揚。其或未然。更聽末後句。行雨龍王不免興雲佈霧。踞地獅子自然嘯月吟風。揮尺一下下座。

上堂

黃鶯啼歇楊枝老。白雁飛來桂萼傳。有問西來玄旨趣。不消擎起一空拳。會得者黏膠膠住。不會底無故含冤。棒下承當去也非伶俐。喝中透脫得豈解縱橫。作麼生始免得諸方簡點。咦。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踪。

上堂

藏得真寶者。無權不足為貴。拾得野草者。解用總是堪珍。所以會者物物全真貧窮自樂。不會頭頭磕著富貴何榮。不觀古人乎。德山擔籠逞能。到龍潭灰飛煙滅。香巖負笈恃有。見瀉山瓦解冰消。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上堂

以拄杖卓一下曰。一回舉起一回新。昨夜三更過孟津。驀然撞著風顛漢。三脚驢兒弄蹄行。即以拄杖一擲。彼不審來因。翻身見臨濟大師請決不平。濟亦以拄杖趨出曰。冤有頭。債有主。情理難伸。任是馬祖快斧。藥山利刀。莫能劈析。縱教雲門舌劍。洞山唇鋒。也斷不明。正所謂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因事上堂

同風罕會。據欵偏逢。狹處倒走千乘之駒。寬場難藏一塵之蟻。各得隨宜受用。無非妙行難思。如實當機直須自契。若夫扶掖宗旨。一條窮性命何貪。但凡叩激己躬。萬倍尊榮身不較。故宣宗喫黃蘗掌。不封粗行沙門。獅子承鬪王刀。永播別傳祖道。為得造深步遠。自能革故鼎新。用大智能不逐是非途轍。受重賞罰方知苦樂寒酸。縱湊地刀鎗莫驚。任滿城火燄何懼。命根不斷。毫釐順逆不甘。性相頓空。百千生殺何涉。馬祖一聲喝。百丈三日耳聾。黃蘗三頓棒。臨濟一生心死。若是英靈衲子立成笑具。參方正眼却總難瞞。畢竟獨超諸方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地上有程終莫走。空中無路始干行。

上堂

卓拄杖曰。拄杖流行千百年。頭頭露出祖根源。有時舉起乾坤黑。佛祖猶然莫近邊。何則。掣風[真*真]漢不順聖意。豈容他情。是也三十。不是也三十。作麼生免得。豈不見德山臨濟似火消冰。不管踈親爭分勝負。單喝有得。偏打無依。假饒自解翻騰藏身沒影。顛頂不得。膽氣如天橫撞直行。威光赫奕。雖黃龍關棧自有匙開。任白馬陷坑猶能跳過也。畢竟未免在。信知有出古今外一句。會麼。良久云。慣捉龍頭擒虎尾。通身三界沒行蹤。

上堂

即心即佛。幾個奈何。非心非佛。呢喃者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明眼衲僧多恍惚。縱然大梅我祇即心即佛。也似蚯蚓戀窟。作麼生始不拖泥帶水去。咄。復云。恰好。便下座。

上堂

舉普化打筋斗因緣曰。盤山當時見他打筋斗出去。合喚回將鉢袋子與他。他若近前來受。劈脊便棒。免教後代參學乘虛接響去也。壽昌恁麼舉。還愜大眾意不。良久云。縱奪橫身宇宙間。到頭終未得安閑。別傳教外通方旨。豈肯循途望指南。

上堂

幸值小陽天。大眾好譚禪。百草凋林麓。孤松秀嶺[真*真]。孽虫藏孔穴。螫龍隱深淵。一般干造化。得失有因緣。且道壽昌恁麼舉。還是禪非禪。眾中有具眼者請和後韻。眾無對。師曰。咦。若是老胡來在內。必然隻履又歸西。下座。

歲夜上堂

古云臘月三十夜作麼生折合去。山僧借路經過。大眾有解折合者。老僧與你商量。莫不是頓悟自心即名為佛不。莫不是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不。莫不是瞥地一翻通身解脫不。莫不是言前薦得句下承當不。若作恁麼會。辜負先聖去也。且道作麼生得不辜負去。良久云。嚩囉國裏生嚩囉。便下座。

上堂

一義重新為眾宣。滿空佛祖皆稱賞。異口同音贊壽昌。猶能廣演如來藏。眾中有領略者出眾舉揚。博山出曰。和尚近日脩造務農不易。請和尚拋却犁耙鋤頭歸方丈相見。師曰。然雖如是。當知末後一句。假饒諸佛有廣長舌相猶不能舉。直須自悟者請再舉看。山曰。老馬無韁。驪龍無角。師曰。乾坤海嶽無塵相。南北東西有萬機。

上堂

明白太甚。其或未然。黃公喫惱問張婆。貧窘教人怎奈何。張婆嘻笑答黃公。直須節儉做家風。黃公得意翻身去。四下門前栽荊棘。截斷人間是與非。果然家業重新起。二下商量生意通。果是優餘賽石崇。眾中且道他作麼生意得如是慶快。博山出曰。向上玄談不勞拈出。斷索殘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若如是透得。則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趙州茶雲門餅不勞舉著。山曰和尚齒不關風。師曰爭奈宗門慶幸。山曰觸著家風不是家風。師曰。雖然如是。此一上堂特為四來緇素等。山曰却請和尚下座。師曰。業障隨雲走。靈明逐日回。

上堂

不論一義二義。只要直下便是。大眾。作麼生說箇直下便是底道理。僧曰露柱燈籠[跳-兆+孛]跳。師曰。何不道頭髮連鬚眉毛合鼻。會麼。會則便請領去。不然關山萬里。下座。

上堂

此事若舉起。無風起塵。如放下。猶雲蔽日。縱然不舉不放。又在顛頂。一切屏除。未是佛祖境界。畢竟作麼生是佛祖境界。咦。嵐風起處乾坤震。劫火燃時世界空。

上堂

第一義真訣。唯心善分別。中間即不居。兩頭亦無涉。蕩蕩越虛空。輝輝超日月。瞥地一回時。猶雷轟電掣。龍象與金毛。聞之皆腦裂。惟有臨濟雲門善解抽釘拔楔。祇如釘楔去後又作麼生。良久云。驀看紅鑪一點雪。

上堂

南無薩怛多。無始笑呵呵。畢竟因何事。憍陳如達磨。一箇混眾一箇獨坐。這等誦訛。今古禪和幾奈何。却有露柱子返是覷得破。大眾。且道他覷破箇甚麼。良久云。

。動地驚天。一場懺[怡-台+羅]。

上堂

若論說法。無故有因。如若說禪。有因無故。肯心貴在承當。不管貴賤貧富。釋迦昔記然燈。畢竟有何分付。若云有。如云若有法得阿耨菩提。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若云無。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五派宗師從何因立。所以云。極有來繇時。鬼神茶飯。最無分曉句。佛祖爪牙。然雖如是。眾中有具擇法眼者出眾辯白看。良久云。路窮山盡處。急著眼睛看。便下座。

上堂

只有這箇。作麼生了。大而不大小而不小。虛空曷高天涯非杳。釋迦不啣[口*留]。達磨成逗漏。雪山六載假承當。面壁九年空杜口。遞代相貽古及今。誰能預發機先竅。只有木上座却解呵呵笑。

上堂

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

上堂

一義若有。真如實際不得其名。一義若無。普賢大士藏身無地。若道又有又無。未免僮侗。若道非有非無。猶是顛預。祇如去此又作麼生定量。眾無對。師曰。乾坤無私意。聖賢無別心。達磨未來東土。南嶽天台現成。下座。

上堂

在堂一眾知識。要且今日重起。須是把定乾坤。莫云明朝解制。何則。露地白牛無消息。豈肯一旦干休去。擗碎虛空著意尋。看他何處藏蹤跡。若然尋著牢穿鼻。騎得歸來方是貴。分付南泉與滄山。大家看守哩囉哩。眾生聞見悉皆如。一切齊赴龍華會。豈不聞古德云。終日在面門前露迥迥。趨亦不去。若得恁麼。方不辜負釋迦老子出世。我汝坐禪一上。有麼。咦。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下座。

臨終辭眾上堂

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繇密做工夫。從上佛祖皆因如是。昔歸宗座下僧夜大叫曰我悟也。歸宗次日上堂曰昨夜大悟僧出來道看。僧出曰師姑元是女人做。若論歸宗。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歸宗其一也。此僧若不的的當當到這田地。怎肯許他。大眾。且把這公案左看右看反覆細看。是箇甚麼道理。還有佛法也無。還有宗乘也無。且喜沒交涉。此是老僧今日最後分付一著。大眾切宜珍重。

小參

悟心若虛。空微塵飛不到。何況諸聖凡。境跡能依靠。了是空心者。解說無生道。曾令石點頭。普眼莫能討。左也好。右也好。大方獨步無煩惱。說法將近五十年。於中一字都忘了。世生法界中。屈尊就下提顛倒。復舉拂子云。看看。直須頭正尾正始得。

小參

心有一法。在處不安。心無一法。未免顛頂。有無心不著。畢竟是何端。江山礙眼情非瞥。心境居胸識未乾。故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橫行也得。直行也得。無能攔攔。殺也不怕。活也不怕。豈解傷鋒。為伊有通霄路徑。行於鳥道何處覓蹤繇。似幻人把捉伊不住。佛祖尚不奈何。況天堂地獄耶。大眾。須信有這箇道理。祇如不落聖凡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大鵬鼓翅飛龍震。獅子頻呌大象驚。

小參

一念不生。諸佛眾生無二相。三心勿起。五宗百派總孤明。十方三世誰安。六道四生何立。了無所了。了得元了自心。明無所明。明時祇明本性。三藏不談別事。五宗豈闡他乘。性理未徹。故起萬種參差。心地若明。渾化百家骨董。玄路登而開義網。關棧碎而破疑團。更不滯句隨言。一任曇花開遍野。竟休循行數墨。儘從貝葉散彌天。六載苦行是何緣。祇為演若。九年面壁成甚事。專引逃兒。正眼觀來。誠如一夢。唯有一真一切真。棒喝徒勞驅使。萬法總一法。殺活枉用行持。千聖不奈他何。祇是元無所有。諸方盡力歸仰。皆因脫體全空。從教五位排班。覓蹤跡了不可得。三玄門啟。求影響畢竟難知。百千文殊。神力難出那伽。一箇普化。靈踪驚翻大地。爭似野狐能變化。不出黃蘗圈[袖-由+貴]。縱饒牛牯解翻身。仍受南泉嘔氣。三千門下。百萬人天。檢點將來。盡皆喫棒。且道過在甚麼處。噫。祇為今時有。未免古時無。

小參

行不干徑。坐弗涉牀。放去無踪。收來沒跡。大抵通方提掇異。豎拳舞劍越尋常。差別門庭無軌則。儘從智行不相妨。

小參

佛法非法貴在悟達。祖道無道要須親到。達則決聖凡之是非。到則斷人天之果報。達不達。一念無生定自發。發後千燈共一光。不須更議其生滅。到不到。一念純真當實造。造到因緣機熟時。一定虛空解跌倒。論甚佛祖。談甚法道。十方法界絕行踪。陽燄空花何處討。

小參

汝等諸人既臨法會。當以法為先。若不得法。所脩何益。何者。是法即汝心是。古云。即心是佛。即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故云。萬法從心生。還知此心麼。即是目下歷歷孤明晃耀乾坤底。又古云。心法無形。貫滿十方。此心在眼能見十方

色。在耳能聞十方音。如是六門無不鑒覺。須自省悟。若不識此心。縱脩十善亦非解脫。縱得大定亦非究竟。縱有辯才智慧只成乾慧。不免輪迴。汝莫言但要空五蘊。便度一切苦厄。不知五蘊本空。苦厄何有。經不云乎。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空即心也。色受想行識亦心也。所以凡所見色。皆是見心。經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心體。此心一悟。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乃至無智亦無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能如是。何慮不畢。若不悟者。但於心法無形貫滿十方中參看。忽日參透。光超日月。大納乾坤。方是入頭處。管取有說話分。自然不被一切有無事縛。珍重。

小參

昨夜雷轟電掣。打破虛空。腦裂不甘。哀告毗盧。未能依公斷決。大眾有知者為伊分雪。僧曰總在和尚。師曰聊與一擲。

歲夜小參

時當三十夜。當知折合處。雲從龍。風從虎。九九八十一。五五二十五。西天四七宗。東土二三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趙州黃蘗不落其數。參。

小參

憶昔年逢四十歲。插秧田內不知由。今時幸值古稀壽。依舊田中去使牛。栽禾博飯古之有。未審誰人共作儔。若有。即來與老僧荷鋤提笠。良久云。不然。依舊老和尚自己支當去也。四五十年鼓兩片皮。即今覓一箇荷鋤持笠人了不可得。珍重。

小參

直草不踏。橫草不拈。四威儀外絕廉纖。道人不學道。何則。木頭。禪者不參禪。何故。[鹿*瓦]馱。不是達磨來此。爭知教外別傳。摘蘆渡江非本意。九年面壁乃乘權。禪者切宜勉旃。

小參

一塊乘大海。大海統全潮。紅塵匝地如何遣。白浪滔天作麼消。眾中設有擎雲擢浪奪鼓攬旗者。試請著力看。不然。優鉢非常不亂飄。

臨終小參

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笑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故云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縱佛祖曲示玄妙差別門庭。七方八便接誘羣機。總不出大寂滅光而已。珍重。

普說

學佛道者。第一不得住學地。要行到佛祖田地始得。故善財參一百餘城。但言我先發菩提心。云何教我學菩薩道。如云無有一法可得名菩提心。從上諸祖所得。豈有少法可得也。故僧問九峰虔曰。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峰曰釋迦慳迦葉富。僧曰如何是

釋迦慳。峯曰無物與人。僧曰如何是迦葉富。峯曰國內孟嘗君。僧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峯曰百歲老人分夜燈。你仔細看。是有學。是無學。雖然如是。直是行到方知有此事。但行不學十有九到。但學不行十無一到。學行兩全十脩十到。故釋迦六年苦行。達磨九年面壁。馬祖二十年不開口。趙州八十歲猶行脚。克符一生穿紙衣。玄奘一世著布衲。張九成看箇栢樹子。呂純甫提箇趙州無。古今得此旨者筆言難盡。一箇箇都是實行上做。一時打破漆桶。自然頭頭上合。物物上明。古今用不盡底到手了也。要用時果如貧婆[打-丁+婪]草隨手拈來。不行但學縱在三藏腹中穿下過。千七百則透將來。及乎定業到時。未免一場熱鬧。想無別念只是啊[口*耶]。然定業者何。即是無始熟用之境也。雖知此咎。盡力掃除。愈加紛雜。行力不久。雖然脩進。又不知不覺打合鞞作一塊去也。若要定業冤家散去。第一不得打掃他。但把箇敵生死話頭頓在面前。與彼抵捱。必然胡思洞裏閑神野鬼妖狐恠體。佛魔天眾近不得也。昔槃特伽曾持掃帚三十年。生死心破。證無生忍。安有盡力行持者不瞥地耶。然切不可恣肆言易。山僧三十年來著實力行。尚自走作不奈何。況不下死工夫得成就哉。故汾陽曰。古人二三十年方纔成辦。況乎今時。余每向人前弗敢言易。不是用實力曾覷破古人巴鼻。安敢說這箇話。定不是饒舌瞞人。瞞人之罪定非輕也。眾等若肯發心。從善財本分上用底。諸師話頭上做將去。憤然一念。弗計遠近。年月管取有目。如雲開見日大地光輝。就解向佛未行到處。把關下寨攔攔野狐。揀辯是非。入平等除却不被六師牽入社火隊。誘壞後昆汗瀆先聖。真師子兒一撥便轉。決擇種性。若非飲光別傳印子上的。縱是足踏蓮花。頭垂寶蓋。辨若懸河。橫身宇宙。一定當面便吐。何則。祇要選取一箇定乾坤底手段。沒查滓的心腸。扶振宗風作將來眼。佛法千生莫遇。祖道萬世難逢。某甲幸緣一遇。如獲無孔鐵鎚。身心迷悶有年。忽於大好山行下過。如獲至寶。身心忻躍。迨至今時用度不盡。始知千聖共傳無底鉢。生生世世永馨香。伏冀當來好心珍重。

拈古

嵩山極因僧問。如何是脩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脩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

師拈曰。惡人無善。善人無惡。倏爾言外知歸。翻然不落因果。僧大悟。悟甚麼。獅兒迸斷黃金鎖。據實舉論。俱未免過。畢竟過在甚麼處。閒雲一道凝青嶂。一任風雷鼓復收。

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

馬。見鞭影而行。

師拈曰。此事所謂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祇如世尊良久。昭覺賜棒。還是同是別。若檢點得出。則外道作佛。其或未然。佛即外道。會麼。龍飛鳳舞真奇恠。不中胡僧碧眼看。

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師拈曰。馬祖恁麼道。在老僧則不然。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有鹽醬。大眾。且道與馬師相去幾何。咦。彼即是空言。吾即是實受。

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曰。頭上角未全。身上毛未生。

師拈曰。關津易過。險穿難行。謀士有先見之能。將元惟威勇之力。預知險處不踐。定獲勝地高登。不須血戰以成功。善保軍民之塗炭。從教神機妙算。終是乾弄一場。要知同安意麼。突然掇出燎原燧。驚散巢居鬼窟精。

頌古

世尊拈花。

千鈞寶鼎浮滄海。一丈龜毛縛太虛。不是飲光重出世。爭能百萬眾前嗤。

世尊見二人舁猪過。

君子成人之美。平地無風浪起。雖然與眾無干。未免見聞思議。

殃崛持鉢。

含生多為蘊緣纏。得遇玄音即解冤。豁爾迥超空劫外。蓋因不欠路頭錢。

調達在地獄如三禪天樂。

世尊不識好惡。調達不知死活。驀地故將生屎潑。致令天下問如何。大似臨河而叫渴。咦。法窟爪牙。威稜莫遏。

馬師鹽醬。

探竿影草諗來由。是處終還不是酬。三十年來茶飯事。豈應當作寶珠收。

南泉斬猫。

南泉捏怪。趙州幫惡。累及後人。牽繩帶索。惟有猫兒。高登極樂。

丹霞燒木佛。

丹霞不是好心腸。活活令人受苦殃。今日酬恩無越此。失錢遭罪幾甘當。

南泉白牯。

知有不知有。天下衲僧顛倒走。縱是八臂那吒身。摸著鼻孔失却口。

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曰明心見性是不錯路。

有口無心老作家。一時正又一時邪。千般伎倆能知的。今古還他子沒爺。

臺山婆子。

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

。劃斷虛空真氣脉。掃除賢聖正經綸。須知教外單傳旨。提掇時人出見聞。
庵主豎拳。

趙州本分手段。優劣纔分者欺。殺活何嘗有意。不須甘與不甘。

趙州喫茶。

殺活縱橫驗作家。有無只是一盃茶。若然遇著僂陀客。畢竟從他不順他。
南陽無縫墻。

問處無端舉亦然。金烏的不在天邊。生知自有通天眼。爭肯同暝望碧蟾。
臨濟喫棒。

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攪中總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

問處情真切。慈心祇是椎。大愚不說說。瞥地始安居。騎虎頭。把虎尾。棒喝宗
風從是起。[日/巾]轉佛祖鐵心腸。誰云佛法無多子。

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

賓主歷然。其道絲絲。會得者喪。不會者全。

鹽官犀牛。

扇子已破索犀牛。良久無酬是實酬。連累諸方多計較。盡從草裏去追求。

洞山過水觀影大悟。

渠今正是我。天地難包裹。我今不是渠。佛祖莫能知。要識洞山真實處。白雲飛
在綠楊枝。

雲門糊餅。

雲門跨浪虛空走。笑倒南辰驚北斗。拈向人前不值錢。釋迦老子難下口。

靈雲見桃花悟道。

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閒神野鬼。不
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

婆生七子。

攪亂乾坤漉海涯。豈知兜著活冤家。幸然棒眼明如日。鬼怪何嘗得近他。
洛浦服膺。

玉璽權衡在手中。何如被奪一番空。慈悲不忍還他去。不爾爭些落草叢。

雲門須彌山。

挑得嵐風過海門。一時放出冷乾坤。蒼松老栢能禁傲。遇此因緣也斷魂。

雲門乾屎橛。

有屈無伸事果拙。使人憎愛難分雪。直下分明者幾人。鎮州蘿蔔重加楔。

陳操尚書。

非非想天幾人退。舉世參禪難可對。三二十年不奈何。要如足斷方知悔。

洞山麻三斤。

洞山麻三斤。縛殺幾多人。不解祖師意。凝然不動心。麻三斤。是甚麼。擬思量。無結果。

古鏡未磨。

一把爛茅當寶木。燃起烟騰法界中。大抵逢緣沾馥郁。翻然抖碎太虛空。

香巖擊竹。

時來鐵也變成金。豈在區區遍討尋。擊竹磔聲而太悟。不知賺殺幾多人。

南院啐啄同時。

呼蛇容易遣蛇難。一遣誰知又解翻。已識此蛇能變化。故垂杖送下高灘。

風穴問僧。啐啄同時話。汝當時作麼生會。僧曰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悟不從師總屬緣。得時猶不費盤纏。從教地轉天迴者。也是金烏下碧川。

風穴一塵。

一塵飛起蓋天涯。不管諸方老作家。沾著必然皆受困。未知誰不被伊遮。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無端呈出一三叉。龍象筵中驗作家。若是老胡家裏客。是非蜂起儘從他。

天童覺浴佛上堂曰。祇如釋迦老子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畫[○@、]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水]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話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相。

向上宗乘。無元字脚。大用現前。智難摸捉。清風無意過山頭。綠水自然眉皺却。若能透出此玄關。無下落時有下落。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看是何人知有。禪道佛法人空。更不思前慮後。

我脚何似驢脚。反轉手難摸索。假饒摸索得時。黃龍關未夢著。

人人盡有生緣。單驗教外別傳。未徹別傳要旨。縱然透得非禪。

浮山九帶。

正法眼。信手拈來不用揀。佛法藏。擬議思量即莽蕩。理貫事貫各得一半。理事縱橫應物隨緣。屈曲垂妙。叶兼扭捏。不得放之自然。金鍼雙鎖無可不可。平懷常實不落因果。更問九帶。總在九家坐。會得有眼如盲。不契無罪覓過。

雲門三句。

函蓋乾坤句。通天徹地是。一法襍其中。不名超十地。

截斷眾流句。鑢邪決是非。辯才如瀉水。到此却支離。

隨波逐浪句。方便誘羣迷。雖然言句廣。未涉口唇皮。

石頭三不得。

恁麼也不得。虎被狐狸嚇。不恁麼也不得。乾坤齊暗黑。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黃巢滅却劍猶存。天下杳無這箇賊。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三界唯心心是誰。達心心不把心推。長空亘古無形貌。畢竟名言一切灰。

龐居士見丹霞畫七一。

龐老年來氣運衰。挑擔乾草賣長街。果然撞著窮光棍。依舊滔滔哭轉來。

龐居士指雪。

好雪落處地獄滓。都緣未續鉢羅花。頭頭總是家珍寶。祇看誰人解用他。

夾山普請掘坑(云云)其僧束裝潛去。

拿龍角。捉虎尾。要且全身不落興廢。夾山老人一場悔氣。這僧鬼面蛇頭。也是無風浪起。

地藏栽田。

誰人不愛子孫賢。爭奈非賢亦枉然。家寶已將分付竟。無知金玉當為甄。

僧問演祖如何是和尚家風。祖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其僧便高聲問。祖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

老僧耳聾。鐵壁難通。誰知直下。佛祖家風。

克符不借。

拈掇全提大闡揚。何拘凡聖與存亡。虛空有骨無心事。一任時人謾度量。

臨濟打維那。

驂騮不是等閒駒。雪覆青山路不迷。大海潑天波莫賺。電光石火卒猶遲。

馬師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物。

即心即佛不是物。太直分明覲面呈。南山虎向水中坐。北海龍從火內停。

趙州無(二首)。

信口張開吸五湖。從教行者亂分疏。要知根本繇來處。五祖何嘗付老盧。

狗子無佛性。虛空重安柄。撞著赤鬚鬚。難逃窮性命。

五宗總頌。

為仰宗。返思靈燄妙無窮。事理不二通玄旨。縱奪繇繇掌握中。

臨濟宗。棒頭打印妙玄通。三拳一掌興家業。殃及兒孫不可窮。

曹洞宗。無情說法出羅籠。只這是中行異類。權分五位絕無功。
雲門宗。足斷方離劫外蒙。妙法一時新定旨。四方普施永離中。
法眼宗。現成公案續宗風。古今一切皆歸盡。剩有曇花別樣紅。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二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三

住福州鼓山湧泉寺嗣法小師元賢重編

峽峯問答

問。世尊開堂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為甚末後拈花示眾。乃至飲光微笑。便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正法眼藏密付與汝。未審作麼生說箇密付底道理。

師呵呵大笑曰。明瞞猶可。暗騙難當。

頌曰。劃斷巫山十二峰。孤明一鑑映晴空。人天百萬皆驚駭。真勝全歸掌握中。

問。世尊初降。手指天地作師子吼。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為甚至雪山覩明星方悟。未審又悟箇甚麼。

師曰。咦。一乾屎橛。說他作麼。

頌曰。誰把虛空計限年。森羅萬象自留連。縱橫施設無窮數。成壞何嘗到彼邊。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初地之士。為何又出得。敢問罔明有甚長處。

師咄曰。這野狐精三尺。趁出去。

頌曰。不向鋤頭尋活計。邈來架上打鞦韆。鏗鉤鼓弄歌歡樂。鎮夜令人不得眠。

問。善財至妙高峯覓德雲比丘七日不得。後於別峰相見。何也。

師舉尺曰。這是一切峰首。請善財來相見。

頌曰。塵塵普現寶王刹。豈可相逢往別峰。獨有狸奴精古恠。法堂跳出上穹窿。

問。初祖九年面壁直接上根。未審渠還用功也無。

師曰。這無用漢。說他甚功。

頌曰。不諳世法出世法。却來此土嘴盧都。人天凡聖皆嫌棄。返得清名上祖圖。

問。二祖說法。天花亂墮。地湧金蓮。為甚麼立雪求達磨安心。

師曰。這老有些意思。不解將金博金。却解以塵去塵。

頌曰。三藏琅函砌滿懷。人間天上嘆奇哉。知非斷臂求心法。誰想猷猷亦是猷。

問。神秀在五祖會下為教授師。因甚將衣鉢付盧行者去。

師曰。盧公何曾受衣鉢。莫謗盧公好。

頌曰。老成人愛老成人。一錠金還一錠金。具眼終須知本色。豈應看錯定盤星。

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感百鳥銜花。見後為甚麼却無。

師曰。噫。不啣[口*留]漢被人換却眼睛了也。自此不解見神見鬼。

頌曰。一世榮華曷可誇。千金不換野人家。門庭險峻人難近。鳥獸何能再獻花。

問。古云。色聲為無生之鳩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穽。為甚麼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

師曰。咦。蛇頭鬼腦。

頌曰。悞入禪園見作家。新翻時樣破袈裟。有時包裹三千界。不許時人亂撒沙。

問。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如何是本閒底法。

師曰。墻壁瓦礫。

頌曰。情知國難出忠臣。不至艱危不見人。到得南陽門裏去。何須更要問關津。

問。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未審中心樹子作麼生得過去。

師曰。不於五濁惡世實難尋他。

頌曰。佛於濁世事行難。箇箇聞之著實參。忽日足頭而撞破。竟休出嶺問津關。

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未審露柱與燈籠是同是別。

師曰。噫。却須問取露柱。

頌曰。四洲風月不同同。夜則西兮日則東。聊與時人通線路。須彌山隔在其中。

問。佛法遍在一切處。普現一切羣生前。為甚迷者迷悟者悟。

師曰。恠一切人不得。

頌曰。天輪晝夜亘長明。不見皆因翳眼睛。更有一般奇異物。六根不具却知音。

問。古云。一切不為。佛也不作。未審作箇甚麼。

師曰。咄。聽誰恁麼說。且去作佛好。

頌曰。威音外是一乾坤。一箇人兒住一村。無上涅槃為伴侶。省煩家業不須分。

問。三千大千界無刹不現身。為甚普眼覓普賢不得見。

師曰。咄。恠得普眼覓普賢不見。覓自己也不見在。

頌曰。何似當機不出塵。蓋因見上太分明。更須知有超方意。罔象收珠不足稱。

問。異草靈花覩者皆羨。何因又道。有眼如盲方有少分相應。

師曰。這事要問野狐精。即向汝道。

頌曰。好事不如無事好。牽起還應重跌倒。要得清安一世閒。獨羨平田使犢嫂。

問。不涉言詮。速道速道。

師曰。咄。汝性急作麼。待我慢慢道也無妨。

頌曰。孤雲來去自優游。管甚時人喜復憂。不讓金烏飛玉兔。何妨鶯子與螢流。

問。寒山拾得終日或笑或哭。敢問渠還有地獄分也無。

師曰。啊。他那一處無分。

頌曰。出纏人解入纏行。鐵壁銀山一掌平。遍體黃金膿滴滴。眼睛鼻孔若銅鈴。

問。磨馱匪作鏡。車鈍在打牛。祇如打牛。牛在甚麼處。

師曰。咦。知過必改。得能莫忘。

頌曰。大方廣博納虛空。無限行人路不通。一遇到家人的信。不勞舉足在家中。

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是如何。

師曰。咄。且照管話頭著。

頌曰。即心即佛即是心。非心非佛即是佛。擬議墮落野狐坑。不擬仍沉魂鬼窟。噫。畢竟何者是佛。咄。

問。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未審他是貪味供養。未審是法爾如然。

師曰。莫錯擬蒼天祇許大也。

頌曰。拋却轅門坐玉堂。寒威凜凜整朝綱。山河平靜歌娛宴。上巒何消更問嘗。

問。靈雲見桃花大悟。玄沙為甚麼不肯。

師曰。大有人不肯玄沙在。

頌曰。不學行時先學走。自然引得傍人笑。鐵牛不怕紫金毛。衲子河沙幾箇曉。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假饒到後。作何勾當。

師曰。咄。看脚下紅線著。

頌曰。相逢直要辯來因。眼裏無筋一世貧。明暗兩頭俱解住。倒行始是出塵人。

問。楞嚴經云。認能推者為心。是認賊為子。為甚道塵塵剝剝現全身。

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頌曰。潑天銀浪擁山來。來一回時去一回。萬派千流如鼎沸。和同到海亦悠哉。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尚有何事。

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頌曰。未明明迺共誠真。貧富雖殊一樣心。道行臨深如履薄。通玄爭肯枉光陰。

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箇也不消得。拋向水中。未審渠具甚麼眼得恁麼。

師曰。咦。賣燒餅底手脚數他。

頌曰。手段雖低計較多。愛河翻鬪爍迦羅。果然被搥徐徐去。子母俱焚莫奈何。

問。王老師做一頭水牯牛。即今還在甚麼處。

師曰。一塵不空到是極。

頌曰。可笑叢林今古客。路頭不見曷參禪。南泉遷化為牛去。誰不驚惶嘆可憐。

問。禪即不問。如何是宗。

師曰。葛藤絆倒大虛空。

頌曰。問宗不問禪。妻死哭黃天。劈脊三兩尺。痛快莫成顛。

問。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離知識又成灰斷。作麼得相應去。

師曰。咦。山露連纏骨。水流不斷筋。

頌曰。層層疊疊接青天。水曲山彎沒際邊。碧眼老胡都不涉。蓋因不肯續燈傳。

問。廣南有顆鎮海明珠。仰山未嘗收得。敢問和尚還曾收得否。

師曰。[口@力]。你那日見得聾。

頌曰。誰道神珠鎮海涯。纔方舉念悉皆差。枉勞娑竭殷勤守。遍滿乾坤總是他。

問。威音王前有一對無孔鐵鎚。大悲通身手眼為甚摸索不著。

師曰。聞時富貴。一文不如。見後貧窮。萬金不換。

頌曰。須彌下際普金剛。透海穿山總放光。間有野僧能粉粹。人間天上少承當。

問。普化時常打筋斗。未審渠是何心倖。

師曰。絕好心腸。肥邊易得。瘦肚難求。

頌曰。為因描得盤山真。便解叢林翻筋斗。天下道彼是瘋顛。寶蓮臺上呵呵笑。笑甚麼。活跳蚤。

問。古德云。你有拄杖與你拄杖。你無拄杖奪你拄杖。拄杖既無。奪箇甚麼。

師曰。奪得他手裏無底。纔見手段。

頌曰。劃斷山頭幾白雲。清風祇得努雙睛。空花陽燄能收去。送得來時有幾人。

問。布袋和尚向十字街頭等箇人來。未審這老漢是甚麼心倖。

師曰。待汝等著他來。即向汝道。

頌曰。一生單等箇人來。誰覺其人久在懷。可惜諸方雲水客。空勞神力用心猜。

問。石頭問南嶽。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何也。

。

師曰。噫。死強漢著甚來由。

頌曰。毗嵐持住一乾坤。萬象森羅悉已遵。此是瞿曇收放的。根苗聯續至今存。

問。百丈再參馬祖。遭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聾後得箇甚麼。

師曰。釋迦老子付迦葉的。

頌曰。千鈞弩不為鼯鼠。一舉鋒降師子威。龍象觀之心膽碎。世間天上實希奇。

問。法是諸佛說。因何諸佛又以法為師。敢問諸佛未生時。法在甚麼處。

師豎起拂云。會麼。此是佛法僧之師。

頌曰。眾中不有寒山客。決莫同他說一言。昔日丹霞無點化。決然道彼是瘋顛。

問。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未審是那一重關。

師曰。是這一重不差。省得又加搯[木*(天/非)]。

頌曰。直漢從來不受欺。未嘗舉意我先知。蒼蒼也解知人意。何況人天調御師。

問。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趙州為甚麼又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師曰。賊終不認賊。賊露爭不得。

頌曰。干將決不讓不平。但是當鋒猶損己。天下聞風必恐驚。三頭相滾復何喜。

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脩行人慈悲何在。

師曰。好。小人[怡-台+作]懂。君子慎獨。

頌曰。九重圍禁鎮天威。勅合通行遍九區。勦賊除奸梟詐佞。施行發政按時宜。問。古人有箇未了底公案。請師銷繳著。免得掛人唇齒也好。

師曰。可不妨舉起瓦解冰銷。

頌曰。拿住中間布袋口。那畏千頭與萬頭。羸細聖凡收在內。管他歡喜及憂愁。

問曰。古人畫圓相呈了。作女人拜。看將來是甚麼氣象。

師曰。拈花示眾。誰解破顏。

頌曰。紅粉佳人續祖燈。金沙灘頭馬郎婦。人間天上獨稱尊。此等何嘗在二數。

問。古人戲椎擊土。土碎豁然大悟。未審悟在甚麼處。師打尺一下云。百襍碎。

頌曰。遊戲三昧。成羣作隊。搗痛鼻孔。連悔至悔。跨驂騮兮五嶽逍遙。碎金剛兮一身富貴。一根柳栗活如龍。萬頃滄波齊屏息。

問。古人書心字於門壁上。其意云何。

師曰。無事枕松石。賣卜掛招牌。

頌曰。為人不得賣心肝。百尺竿頭進步觀。覷透古人真實意。縱橫海內把天瞞。

問。教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假如須彌山。作麼生轉。

師曰。咄。收放芥子孔裏著。

頌曰。一塵一座五花臺。法說如雲遍九垓。奇怪衲僧都不采。何須轉物共如來。

問。大覺參臨濟。濟豎起拂子。覺展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坐具而去。敢問他具甚麼眼。不禮而去。

師曰。關迷逢達磨。

頌曰。不假揚眉先已知。開門憶得閉門時。龍驤雲起師資合。虎嘯風生賓主歸。

問。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得祖正法眼者祇三五人。牛頭亦未知向上關棧。祇如關棧子正法眼相去幾何。

師曰。咄。且向大門出。莫過祖師關。

頌曰。瀟水湘河十八灣。舟行前後兩相攀。雖然阻隔無妨礙。到岸清幽一樣閒。

問。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云。古路毒蛇頭戴角。如何是古路。

師曰。咄。行歪難下足。尚未省來頭。

頌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未到多應被彼瞞。慣便乾坤同隻眼。從他言語百千般。

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敢問世尊未出世時還有佛法也無。

師咄曰。會說說都市。不會說家裏。

頌曰。物物夏長春生。人人頂天立地。是有是無。知心知己。

問。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和尚年老。還用侍者也無。

師曰。唔。須是用他。不許近傍。

頌曰。端居法界獨稱孤。寶殿嶄嶄一物無。濟物利生常勿憚。不教人拜佛毗盧。
問。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畢竟如何得到家去。
師曰。路見不平拔劍相助。

頌曰。太阿鋒出匣。多因斷不平。二邊俱一則。中道勿令贏。多少不勞諍。是非不足徵。三頭并六臂。不許入中廳。

問。趙州行脚時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於今無人舉著。請和尚舉。
師咄曰。後生多明日。老人多往時。

頌曰。眼光爍破四天下。再不令人暗處行。賓主無言吾舉了。不知陷殺幾多人。
問。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云。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此意如何。

師曰。啊。有口無心。說話極真。

頌曰。異類中行出世奇。四生生過總無依。天人師也非為貴。毛角空兮更解飛。

問。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為甚留得彌陀觀音在

師舉尺曰。唔。思大今日遭手了也。

頌曰。三世諸佛被他吞。他今忽地遭吾手。令伊一尺碎微塵。致使彌陀法道久。

問。盡虛空。遍法界。此是文殊智普賢行。未審衲僧分上又作麼生。

師曰。咦。亘納虛空。時含法界。

頌曰。有時萬象有時空。地獄天堂不是通。法爾如然非造作。三賢十聖值驚魂。

問。普化搖鈴。禾山打鼓。石鞏張弓。迦葉作舞。恁麼伎倆還當得宗乘也無。

師曰。要求天上福。須用世間財。

頌曰。老人說法懶開口。祇使鼓鈴弓箭走。有智相逢不展眉。無情撞著頻招手。

問。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時嘶皓月前。未審是阿誰受用。

師曰。此子老僧實不知道。

頌曰。斯人古怪沒來繇。不在乾坤及九流。佛祖位中留不住。萬機謀略曷能收。

問。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作麼生是不轉的經

師曰。梵音深妙。令人樂聞。

頌曰。手不釋卷無文字。三藏琅函一口宣。不是聖王能具眼。險些一眾莫伸冤。

問。韓文公一樣問大顛與首座。大[真*真]與首座一樣答。因甚麼不肯首座。

師曰。唔。莫錯會好。却是首座不肯大[真*真]。

頌曰。勘判諸方同不同。有時西現有時東。文公若有摩醯眼。爭肯留衣服大公。

問。秀禪師偈云。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且道作麼生是本有的佛法。

師曰。噫。是何言歟。蹤得家財。未免走在。

頌曰。聖主經綸內外安。豈應守御在金鑾。簪纓積代非為貴。尊勝輸歸倒剎竿。

問。久聞忠國師遺一無縫塔。即今在甚麼處。

師曰。咄。陝府鐵牛糞堆裏倒在。請去看。

頌曰。從來久羨南陽塔。舉世無人解去尋。雪竇當時指箇影。至今湖海謾沉吟。

問。三世諸佛不說法。歷代祖師不參禪。且道甚麼人得恁麼去。

師曰。盲聾喑啞者。

頌曰。竭世樞機定不乖。方圓左右妙奇哉。門前各有通宵路。豈向街頭問鬻歎。

問。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且道如何是此經。

師曰。學而第一。

頌曰。行行卷卷太分明。何必三年說起因。萬象森羅齊顯現。空生徒自淚沾襟。

問。諸佛不出世。敢問王宮降誕說法利生者是阿誰。

師曰。繫驢橛。

頌曰。消息從來不許知。柰緣更有泄天機。太虛今古涵天地。生死真凡敢曰誰。

問。楞嚴經云。若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隕。從古洎今成道者如麻似粟。因甚山河大地永無變遷。

師曰。咦。又是一箇生也。

頌曰。具眼端然識正邪。從他空處起空花。珍珠收在囊中竟。一任盲人亂撒沙。

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作麼生是那吒本身。

師曰。咄。祇許汝見。不許人聞。

頌曰。太冶真金無變色。隨方作器數難量。一逢鑪鞴鎔同了。萬狀千形沒處藏。

問。無邊剎海不隔毫端。敢問梵王與帝釋還同裏許否。

師曰。也要與波斯通事商量始得。

頌曰。剎海無邊一體觀。何須更論一毫端。眉間突出摩醯眼。不被真凡境跡瞞。

問。佛知無量劫因地中事。請問和尚三世前那事還記得否。

師曰。適纔與汝道底。

頌曰。這一時通歷劫通。古今三世一塵中。虛空有盡渠無盡。剔起眉毛同不同。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師曰。火燄裏看是阿誰。

頌曰。疑雲散盡露金烏。海嶽虛明鑑有無。從教劫灰都散盡。端然不涉赤鬚胡。

問。珍財滿室非貴。濟貧賑乏為佳。請和尚隨時飲啄底布施些子。

師曰。近前來領去。汝若生心受施。未免有事在。

頌曰。澗飲松飡志獨高。爭如出格老風騷。浮山五味親供眾。常任何曾犯一毫。

問。能因境有。境逐能沉。能境俱忘。復是何物。

師曰。有名無實。是實非名。

頌曰。析煙分爨最難為。打合營家極易持。孝順和同天意順。便宜極則少人知。

問。黃冠羽氅駕霧步虛不稱道人。未審阿誰是道人。

師曰。老先生是三清之師。識否。

頌曰。道人不駕鶴乘雲。豈住蓬萊與太清。瑤草朱英瓊玉殿。擬心耽墮野狐精。

問。假饒全提正令是弄死蛇頭。如朗月當天猶是堦下漢。作麼生是向上人。

師曰。不穿雲水履。肯戴寶花冠。

頌曰。紛紛雨點一時收。獨羨靈雲老比丘。啟立門庭無限量。纔方登者若冤仇。

問曰。承和尚有言。須彌粉碎成團去。成團則不問。目今帝釋向甚麼處去。

師曰。啊。眼睛中聾。

頌曰。見不通兮問不詳。一身何更奉多娘。了知如幻無生底。劈破挪丸總不妨。

問。昨夜一問已呈方丈久矣。和尚為甚不還某甲。

師曰。應。

頌曰。瓊枝寸寸為珍寶。沉水分分是妙香。寶所定然無襍具。不消意識漫商量。

問。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却。敢問老和尚還吐却也無。

師曰。咄。月有忻潭之意。水無愛月之心。

頌曰。大人君子意平懷。不棄愚而不尚乖。若要與君通一線。莫遊南嶽與天台。

問。涅槃和尚命眾開田許說大義。及上堂為甚祇展兩手。

師曰。噓。離田求義。箭去久矣。

頌曰。茫茫一片白滔天。大義何嘗又不全。從此解翻身脫殼。飛騰出世絕廉纖。

問。瀉山召仰山曰慧寂。寂應諾。山曰出也。仰大悟。但未知悟得箇甚麼。

師曰。唔。迸斷井索。忍痛難禁。

頌曰。麒麟落草猶無奈。忽值相攜便泰然。一粒伽陀療劫外。當知各有好因緣。

問。睦州關門。雲門損足便大悟。畢竟悟得甚麼。

師曰。咄。叫發眠夢事多端。

頌曰。為人須要為得徹。殺人必定要見血。有些氣息便相妨。懸厓一拶命根絕。

問。萬松謂洛浦。如生澁鑰匙投舊鎖。家常鹽醋已喫知酸。於是服膺。即今鑰匙在甚處。

師打一尺曰。收放甚處。

頌曰。薄鞞周遊天竺路。枯藤撞斷海山雲。臘梅落盡方空谷。笑看南山露蚤春。

問。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渠具甚麼眼。不容師說法。

師曰。咄。理合如是。不必再移。

頌曰。祇因鼻孔痛得徹。一世心胸恨不消。把斷要關渾不放。逍遙外更有逍遙。
問。庵主豎拳無異答。趙州褒貶意何如。

師曰。疆界令嚴。不許攙行奪市。

頌曰。指南一路覓天機。舉眼看時定不知。句後言前如會得。電光石火卒難追。

問。傅大士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即今春生夏長秋殺冬枯。其中還有為主底也無。

師曰。當該值歲。

頌曰。人人各有先天祖。剔起眉毛不用觀。萬象森羅藏在內。分明頭角莫瞞頂。

問。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未證據者看。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擒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此理如何。

師曰。即師子捉兔。盡其威力。

頌曰。撐船不到岸。氣殺岸頭人。大似白拈賊。聾者許知音。

問。某甲捉得箇野狐精。莫犯和尚諱否。

師曰。咦。敢莫是箇死猫兒在。

頌曰。莫是野狐能變化。金毛隊入心無怕。拿來開口與吾聽。斷不辜伊真及假。

問。某甲未出家時有一問。至今無人答得。請和尚答。

師曰。中九子吾以教彼訖。汝自問之。不然下七子更好問也。

頌曰。聾人相見兩眉攢。各在心知豈假言。不放過時何所與。驀頭一尺再加拳。

問。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敢問是阿誰境界。

師曰。[口@力]。好一隊畜生。解這等作弄。

頌曰。禪宗境界絕依因。散樹鋪田不用尋。今日已成菩薩面。昨朝原是夜叉心。

問。古云。待石烏龜點頭即向汝道。目今石烏龜點頭也。却作麼生道。

師曰。咦。蝦蟇叫襍沓。又道淨版聲。

頌曰。轉身相續句隨通。繇遠連環振古風。剖破心腸肝膽後。老胡不解少林宗。

問。汾陽問首山。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陽大悟。敢問悟得甚麼。

師曰。咄。祇是韓獪逐塊。

頌曰。千年故紙好合藥。祇要醫王解下方。百萬家財都付與。不消書契也為良。

問。三乘十二分教。一千七百則宗。盡是黃葉止啼。敢問和尚說底是甚麼。

師曰。咦。聾人聽去。啞子傳來。

頌曰。良驥追風曷假鞭。真兒何用止啼錢。時來拄杖成龍去。運去黃金變作甄。

問。道不屬知與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如何得相應去。

師曰。不知眼中有翳。却怨空裏生花。

頌曰。嬰兒祇要乳酥嘗。那管親娘不是娘。直待有朝來具眼。塵塵剎剎顯全彰。
問。十字街頭打睡。千尋海底翻身。斯人堪作何用。

師曰。咄。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頌曰。解向佛前欺侮。必然祖後生端。白日青天打睡。三更半夜盤桓。古怪蹺蹊
諸釋種。至今天下黑漫漫。

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如何是一法。

師曰。中山河大地卉木叢林。

頌曰。見聞知覺最朦朧。萬象羣靈一握中。不入白雲家裏去。爭知足下有清風。

問。甘行者在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
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行。泉聞便打破鍋子。是如何。

師曰。咄。一箇跨海征東。一箇便漫天收北。

頌曰。因緣撞著死冤家。出入行藏豈讓他。此橫鐵槩彼按金。又。拂袖便行鈞有
餌。鍋兒打破玉無瑕。

問。南泉住菴一僧來參。泉曰。我去上山作務。汝自炊飯喫了送來。僧做飯喫了
。將家火都打破。泉下午回。見僧在牀睡。泉亦傍睡。僧即起去。此理如何。

師曰。正為朋者生。為友者死。

頌曰。絕世無如真子出。果然惡氣播諸方。南泉若不依它作。畢竟庵中打一場。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左右不然。教行人如
何踐履。

師曰。腦後見腮。不與往來。

頌曰。倏然已到法王家。管甚千差與萬差。丈六金身同草用。涅槃煩惱總空花。

問。教中鈔解疏解經。未審經解甚麼。

師曰。咄。一箇連累兩箇。三箇連累四箇。

頌曰。連環綺互莫申舒。一竅虛通一亦無。是事不從人所得。達磨故所觜盧都。

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畢竟在甚麼處。

師曰。咦。火鑪震動。通身汗流。

頌曰。彌勒當來下生。人人活陷深坑。現在兜率內院。白白將自羅籠。金剛般若
兮無人無我。華嚴法界兮勿西勿東。火鑪震動堪作麼。須知下載有清風。

問。某甲有二百問。請和尚一句答來。

師曰。啊。答也未。轉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一句當天答也未。古今宗教問皆酬。若還更要尋心路。一尺端然定不休。

問。蓮花色比丘尼見佛。佛訶云汝何得越大僧見吾。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
。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未審利害在甚麼處。

師曰。實好心無好報。大事得無憂。

頌曰。舌頭有骨非為佛。言說無因却是真。見不見人都一尺。令他粉骨報師恩。
問。趙州云。轉藏經竟。婆云為甚祇轉半藏。未審婆子具甚麼眼。

師曰。錯。何太多生。

頌曰。具眼纔能收施錢。廣為儉用不為慳。一旋三藏餘多軸。何以猶言轉未全。
問。地藏謂法眼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眼即大悟。未知悟得箇甚麼。

師曰。[口@力]。八字打開。洞然直入。

頌曰。滿盤捧出醇甘露。到口令人命即亡。絕後再甦欺不得。翻嗟岐路漫尋羊。

贊

彌陀贊

稽首阿彌陀。蓮開九品攝娑婆。四十八願深如海。婆心不柰闍提何。豈不聞提婆達多生陷地獄云。如三禪天樂。似這等欺聖瞞凡。不受顛預能幾箇。壽昌膽大親說破。莫把虛空亂捉摸。若有人以柳樞罪。我必自承當領荷。何以故。狹路相逢躲不過。

釋迦贊

黃面老。黃面老。莫瞞我了。化白象以降皇宮。托摩耶而成潦倒。生下周行信口便道。七十九歲貪名。四十九年苦口。臨終不柰闍老何。手把曇花問諸老。諸老云好。迦葉祇皺眉。所以不可言。只自微微笑。次第流傳到老僧。為它傾出一桮棗。咄。

大士贊

普門大士剝剝全身。十方法界不隔一塵。擬心朝謁眼裏無筋。金沙灘頭魚籃何在。普陀巖上磐石猶存。若然此處見觀音。金屑落眼必傷睛。畢竟作麼生。青山幽邃白雲深。

達磨贊

達磨大士不順人情。好肉剝窟痛處加針。梁武啟問第一義。廓然無答太分明。自己祇云不識。真箇是黑臉烏心。九年面壁等箇人。神光三拜始安心。隻履西歸陷魏使。迨及於今。噫。可惜當面蹉過。若是跛脚雲門。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仰山古梅禪師贊

古梅古梅。捏怪何大。沾如來恩。續臨濟派。用金剛圈喝祖呵宗。掌野狐精囊藏被蓋。有時向仰山使鬼驅風。或乃依湖海貴買賤賣。尚幸今已露賊贓。遇老僧打破營寨。若然不肯不甘心。行人盡在青山外。

董巖雲陽禪師贊

雲散於長空。陽回於大地。盡華藏含靈。拄杖頭出氣。

一菴禪人贊

一亦不可得。菴跡何所留。寶池澄巨浪。橫駕採蓮舟。

古心法師贊

古佛傳燈久。心師續燄長。欲知渠去處。芳草臥斜陽。

趙預齋居士贊(居士臨終落髮)

預齋老翁這等形狀。髭鬚白而不白。和尚相而非相。十卷楞嚴任你週流。一點菩提從人譽謗。似這等沒用的老頭陀。貶在閻浮極惡世中。留與人天作箇榜樣。

自贊

這箇東西也寫上絹。實沒來由。又何可羨。有影無形無背面。天上人間不曾見。影似千江之月輪。形若太虛之閃電。可愛也達些妙而知些玄。可惡也泄萬機而通萬變。有時將自己虧。有時把他人騙。顛顛倒倒不成人。千萬莫等閻王見。何以故。畢竟難拷伊是善不善。

這漢無理。第一不賢。埋頭喫飯。縮脚打眠。又不慕道。亦不參禪。有人撞著無價寶。他言不值半文錢。設有人問作麼生。驀地攔胸打一拳。不是欺地便乃瞞天。撞著箇作家挨拶。便云是教外別傳。噫。似則也似。只好作馬為牛。不解人間長福田。

這老漢。太懵懂。不習真。乾打闕。弗依世上務本生涯。只好山中填坑穿孔。然是此土生身。祇奉西天梵種。一生倔強詆禪宗。到得人間君子重。徐徐惡風而播諸方。也不辜他而嗣曹洞。生平不能與諸聖齊功。到也共一箇鼻孔。榔槌橫拈要打人。聖凡聞見眉毛痛。切莫理他。各自珍重。

此老無極。不識可識。纔涉思惟。銀山鐵壁。空如來藏不假施功。碎祖師關無勞用力。漏逗今將一紙彰。遲其鑑者多生益。

這漢最粗。龍頭蛇尾。逢人不親。見佛不喜。尋常鼓舌搖唇。解道祇這便是。會者拄杖到頭。不會佯不采去。江湖多有生嗔。其不然者。面壁騰騰順世度時。便宜到手而已。也有不啣[口*留]漢再三請上紙。若遇出世的頭陀。畢竟被他笑歪嘴。

這老漢。具何福。煩息人多屈曲。箇底虛空不如。豈是這般面目。為人拶著笑呵呵。等閒撥動扇漉漉。問妙答玄三番四覆。有時道鐵壁銀山。有時云本來具足。或且敬重聖賢。又或觸忤佛祖。似這等沒定量阿師。也把他上數。何得將金粧檝木。灼然布施我者不名福田。供養我者應墮地獄。何以故。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伶俐衲僧休笑侮。

這潦倒漢。沒些伎倆。於聖凡中不知痛癢。依林泉四十餘年。混世流七旬將上。曾到大好山來。始識宗門背向。遍歷南北訪參。只論一條拄杖。不管聖去魔來。正令親行非曠。拗捩不順人情。貢高爭容比量。似此不啣[口*留]阿師。安用寫他這般模樣

。這箇潦倒和尚。做盡千形萬狀。向孤峰頂上三二十年。把水月生擒。遊各叢林四五十載。將虛空亂撞。滅胡種族。嘯月吟風。破提婆宗。拿雲[兜-勺+(穫-禾)]浪。橫推直送碎祖師關。蠻打倒拖空如來藏。未審他學得甚麼本事。胡行亂為。料想彼習成大好山規。縱心放曠。(寶方請)

此老無知何所能。五旬避世泊林泉。聞伊撞入惟寬社。故所於禪解發顛。不希聖地。不重心田。又無忌諱。兀兀騰騰。儘世猜疑肖不賢。大抵真凡收不得。拍碎三千及大千。祇自漏逗云。功未齊于諸聖。古稀過後尚犁田。這等去就也有人寫上箋。蓋為明心不住禪。

咄。你是瞿曇真種。為甚不似面孔。論禪多則顛頂。辯教全然僮侗。說話不依古規。行事無自珍重。於世都無一法長。何如敢受人天供。

圓相贊

這一段明妙合向者希少。百萬人天中獨迦葉微笑。次第流傳古至今。野衲幸緣而湊巧。向茅鎌上放光。鋤頭邊弘要。平山填陷穿而建道場。鑿石塞濡潭以成畎畝。誘湖海衲子拚命損身。令諸山道人剝心杜口。不是與麼圓伊。爭得如是去就。信筆纒觀似仁真。千萬莫與作家曉。何則。恐渠笑不了。(沙縣陳元仁元真請)

相出無相。明帶不明。僧繇雖妙畫難成。唯斯野衲合其真。故假其形示箇人。若也達磨師見。必然努目睜睛。何則。笑人笑人。

這樣東西。像箇甚麼。類圓陀不陀。似光爍非爍。法界不能安。乾坤無處著。若非達性人。終是難捉摸。道者莫向語言中測度。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三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四

住福州鼓山湧泉寺嗣法小師元賢重編

偈頌

浴佛

釋迦牟尼佛。不名解脫僧。如何不解脫。將房入火坑。生向摩耶腹。死墮拘尸城。至今熱水無情謂。澆得年年頭上痕。

棒喝

千喝并萬喝。左打及右打。不為別甚事。只要解脫灑。

閱馬祖語錄

馬駒踏殺天下人。尚幸峩峰餘一箇。是故不惜兩莖眉。盡底掀翻都說破。

掃師壇

倏然三十年。忘却來時道。青草一般鮮。朱顏色已老。古今理本常。成壞事難保。歸去來無他。惟將師壇掃。

作務

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有苦。惟慮行門虧。

遊山

暫出禪關絕頂遊。萬山凝翠豁雙眸。翻然問著同來者。誰識山中老比丘。試問白雲何處去。隨風帶月共參堂。問伊說的何言句。各自徐徐散八方。

與來首座

年同月同。海東山東。江北河北。天通地通。佛祖命脉總收其中。要在智者指導羣蒙。舉勿干己。用不犯鋒。現凡應聖。妙合玄宗。處處弗處。在在非逢。如是格外。付與爾躬。

來首座初字本然師為作頌

本然清淨亘如然。契證多生值有緣。觸目混融皆至妙。通身作用總虛玄。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圓。不礙古今凡聖事。如來禪合祖師禪。

與少司馬璩三谷

影滅皆因形盡也。心空緣是法空耶。非關不奉牟尼旨。大抵心生未免差。乾坤粉碎的為奇。若是狸奴不肯伊。饒彼古今三際斷。都來未盡一分疑。

與袁曦臺孝廉

處處皆為般若場。山山自有白雲藏。丈夫各解翻身去。豈肯甘心負臭囊。

與建陽傅震南刺史

不從諸聖慕。豈向自心求。百花開又落。總不辯春秋。

與鄧工部六昂

夏秋多炎熱。春冬多雨雪。寒熱兩相攻。智者難分別。熱中即有寒。寒中即有熱。主在寒熱中。何須多扭捏。

答王太史(師妙年居山。太史勉其參方。師答以此偈)

素目林間饘粥甜。何嘗有意效金僊。蒼蒼不昧其虛實。欲得全收要好田。

與鄧徵君論宗乘

大地山河絕滲漏。橫身宇宙總虛頭。不依格外通玄旨。一度忻來一度愁。枯木巖前差路多。旃檀林裏復如何。假饒跨上金毛背。要解禪林唱哩囉。

送僧行脚

報汝參禪要實參。莫教布袋兩頭擔。自由獨立隨時去。管甚前三與後三。

與養冲朱明府

曇花爛熳遍天飛。不入農家一篠扉。自有一條家具在。何須捧鉢復披衣。買得黃金賣與人。都來枉費一番心。直須扳倒虛空打。始不遭人換眼睛。

述悟

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直出祖師關。透徹乾坤向上關。眉毛不與眼相參。聖凡生死都拋却。管甚前三與後三。曝地斷時成解脫。礙膺散却出纏綿。之乎者也超今古。示現乾坤別是天。野獅不啖人間食。十二巫峰得自由。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洲。

楞嚴徵心辯見

楞嚴妙旨總唯圓。七處徵心為落偏。八還辯見歸真見。真見何嘗措一言。

山居

師子遊行無眷屬。老僧平昔愛孤獨。山中種粟活殘庚。一入宗門不入俗。萬松影裏三間屋。枯木巖前一箇人。三二十年如此過。肯將幽趣博虛名。

自敘

一根戒尺活生涯。變化無方要儘它。佛祖聖賢俱不讓。蓋因眼正驗龍蛇。山重重也水重重。何水何山不可容。妙湛覺天誰不愛。老僧視作破帆篷。道被身心異世間。衝開鐵壁與銀山。聖賢用底都拋却。一任橫趨佛祖關。眉間常放白毫光。不畏千山葛木樁。認得分明緇素別。何愁舉措不通方。罄無一物自優游。水陸羣魔總不收。隱顯隨心忘取捨。有錢終是不風流。長江八月無風浪。大海三時絕水潮。相遇茲時的境界。不逍遙處也逍遙。

和徧容和尚歸去偈

箇中無悟亦無迷。幻現來兮復現回。來也端然誰是我。去時畢竟我為誰。不如無去無來好。爭似解生解死悲。今日方知無我我。側騎鐵額不歸歸。

答劔峯庵主

謾携竿木混凡塵。箇裏如如有幾人。攪亂乾坤非好手。縱橫宇宙本真情。虛空擱碎泥牛吼。大海掀翻木馬驚。庵主那知貧道事。南山下足北山行。

與吳瞻南明府

大道明明心目間。不須擬議著心攀。觀空入定翻成遠。逐句尋言轉見難。解義通玄猶滯網。隨流得妙未離關。欲從此處窺玄旨。直教身心死一番。

大通頌

大通當下絕廉纖。今古風規總不沾。祇是本來元具足。蓋因箇裏出纏綿。別峯相見仍非妙。隔岸投機豈是玄。縱有單傳消息事。必然於彼也生嫌。

山居四首

不居聖域與凡籠。本分生涯眾莫同。舌上雖無三峽水。心中別有一帆風。諸方火葬俱留跡。這裏生埋却少踪。敢問參方方外客。老僧何似鬻薪翁。

聖凡情盡滿懷空。兩脚長伸任主公。不是癡狂迷路客。亦非醉酒臥街翁。混然無法堪思議。豁爾常明絕始終。寤寐死生俱一致。南能端不會禪宗。

扳倒虛空作枕眠。從伊山水自流連。雖然居世何嘗世。不喜生天豈離天。一念頓空誰論道。無心默契孰參禪。通天徹地非他物。何用拈花示別傳。

通玄一路少人行。上者方知意味清。不向空王家裏住。豈從異類隊中生。非關強硬忘人我。祇為分明別識情。逆順境中牢把穩。自然別有定盤星。

咏風

虛空往返無何有。世界傾成在剎那。轉地旋天功不小。翻江攪海力猶多。經過虎穴聞深吼。偃息鯨川待落波。有上般舟歸去者。不勞彈指片帆過。

咏月

雲散長空兔魄懸。光吞萬象興悠然。渾融世界精麤色。映徹江湖上下天。不借禪燈遊法苑。還同佛火映金蓮。馬師物外曾誇眾。王老能超藏海禪。

山居

貧居山野絕餘糧。明月清風伴草床。榾柮一爐壑滿鉢。安閒不較世炎涼。破單風雪透衣冷。袖手圍爐對死灰。豈是蒼天偏苦我。法身凍不殺如來。

山行

學道休分親與疎。渠今是我我非渠。山行別有一般趣。業識牽來當作驢。

誠嗜好

道人忘嗜好。淡薄且隨緣。賢達能安分。愚迷祇怨天。臥薪嘗自苦。喫水也為甜。真箇為生死。荷衣補破穿。

賣方勉眾

門前有路行非妙。眼裏無瞳看更明。學道未能超學地。鐵鞋踏破枉勞神。

示禪人

空拶空兮功莫大。有追有也德猶微。謗他迦葉安生理。得便宜處失便宜。(博山初入室時。師示以此偈)

不肯縱心搜外道。蓋因大用有生涯。現前一段風流事。除是禪林老作家。要得通身渾是口。大宜宗下一齊穿。禪關不碎安能泰。直下掀翻浪拍天。覺路誰家不貫穿。也須一步自新鮮。十方三界無塵隔。大地山河沒際邊。掇出須彌問碧空。豈知舜若辯來風。翻身已入滄溟去。爭奈眉毛壓兩瞳。法門處處大張開。契理投機入不來。不信但觀三佛老。直令大病打方回。買得黃金賣與人。虛空拗折付知音。清風不許從門過。石女何須問故新。

示撫州二居士

雲門道箇須彌山。直路行人反作彎。唯有了元行得正。不登從上祖師關。法眼參方知見多。無如地藏指頭何。直須拶破虛空骨。一切現成始解脣。

示休那禪者

本地風光騰法界。十方清淨絕微塵。含天裹地渾無物。釋道儒宗謾有名。

示元著關主

得有因由悟有時。青山一歲一芳菲。但能不為時辰使。自自如然合化機。萬法收歸一法化。遇人遇物祇一下。他行東路我行西。調直開交難擬價。此事從來不許可。果然難得十成人。要教枝上生枝去。始解懸厓撒手行。

示少室禪者

祖道凌遲事若何。為因不契笑頭陀。孤峯頂上生機少。大海潮中死者多。攬浪擎雲能有幾。掀天揭地莫尋他。要知少室山前事。順信神光度達磨。

示本如禪人

法性本如如。因緣隨妄起。知妄返歸真。究真無終始。達此真妄源。含天并裹地。了知因緣跡。如夢幻起止。生死亦復然。何捨亦何取。跨上般若船。自他兼利濟。

示涂如本孝廉

丈夫信得過。萬法當看破。頂天立地一圓明。畢竟非人亦非我。何罪何福。誰善誰惡。應機接物本如然。遍界通方唯一箇。

示元瑩禪人

學道易。治心難。心治何愁道不遷。智者究心不究學。絕學空心透祖關。得心旨。法界寬。盡世機關總不干。一法不留無繫累。超然透脫我人山。一法悟。諸法空。頓忘五派及三宗。獨露團團光燦燦。一任真凡異與同。

示自明禪人

堪放不堪收。明知暗路頭。明途不肯過。暗地豈令遊。玩水知漚跡。登山達境幽。浮雲同泛浪。空得自悠游。

示印江法師

心月印江明上下。通天徹地卒難窮。高高猶在深沈處。寂寂還如動用中。生滅無干虛應跡。去來不涉假名蹤。發明到此真殊勝。物物臨機處處同。

示悟空禪者

悟空須悟本來空。勿為真空空色籠。一悟無生生滅寂。貫通本色色空融。空生大覺如漚發。覺出虛明似日紅。更有別傳宗旨趣。南行北面喚山翁。

示建陽傅居士

清清淨淨一靈光。剝剝塵塵不覆藏。萬萬千千都失覺。多多少少弗思量。明明白白無生死。去去來來不斷常。是是非非如作夢。真真實實快承當。

示堂中眾禪者

大道不可言。不言道不顯。師僧遇丹霞。一撥而便轉。大道不可參。不參道不得。妙喜籠子韶。參破知物格。大道不可諍。不諍道不明。洛浦遇夾山。打中方服膺。大道不可顧。不顧道不悟。庵主却雲居。蹉過娘生袴。

示西堂禪者

參罷於中事若何。無風水處解生波。乾坤撥亂酬先德。提掇南無悉怛多。

示靈然禪者

欲與先宗把手行。直須荊棘裏翻身。更能跨上金毛背。始信全威不減增。

示黃元公茂才

丈夫氣宇乃如王。把住虛空做一場。倏爾天緣機頓發。通身大用自承當。

示元賢

一回透入一回深。佛祖從來不許人。直饒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自翻身。

示明心禪者

明心容易死心難。死得心時境自閑。斫却月中丹桂影。橫行撞倒祖師關。

示恬然禪人

金經爐鞴明真假。幾受鉗鎚愈見新。變化無方成器用。等閑拈出駭羣英。

示夜參僧

披衣終夜坐禪牀。靜聽虛空落苦霜。門隙朔風誠似箭。幾人到此肯承當。

董嚴勉眾

真實做工夫。聖凡情盡無。活中須要死。死後聽其甦。大似浮雲散。還如皎月孤。光輝周法界。坐斷古毗盧。

勉曇首座

秉誠萬里一條鐵。任巧難容其兩橛。調達魔王縱力排。只須付向壚中雪。

勉袁太學

大丈夫。當勘破。人生如旅泊。暫借住一宵。天明依不可。畢竟向前行。因果未免墮。故家拋久不知歸。道路嶮嶮都是錯。

大丈夫。宜自曉。有身終不了。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天堂地獄不相干。本自無身須趁蚤。

除夜示眾

劫數已遭荒歉日。過年饘粥莫嫌稀。鐵肝石骨無情漢。一飽端然忘百饑。

徹宗禪人請益

晝夜一架禪。身心總寂然。惟有虛明照。十方普現前。尚不見佛祖。說甚聖與僊。論何法與道。參其玄及禪。惟有空老子。與我大有緣。陪我行住坐。伴我共同眠。我知他去就。他識我根源。有時激惱我。擲一金剛圈。不是拈花示。爭知有別傳。一悟其宗要。翻然出蓋纏。迥超今古外。何處不安然。

峩峩住山黃松溪居士請益

道人居世無同世。舉措行藏心迥異。辭親割愛隱荒丘。刀耕火種為活計。參禪學道少經師。拜佛逢人多一禮。不赴齋兮不募緣。不親豪兮不近貴。終日忙忙豈墮閑。晝夜惺惺那得睡。時常拶定一團圓。塞斷塵情僧俗路。非依佛聖非依己。不倚新條不倚故。初三十一絕商量。中九下七無回互。人于無事則心歡。我于無事猶生怖。湛湛解脫底深坑。脩行直要于斯悟。撥轉機關向上看。百尺竿頭重進步。踏著一箇死猫頭。從前所有皆分付。不唯孟浪得虛為。多是前生解看顧。佛佛祖祖若枯椿。法道宗乘成露布。閑言剩語落人間。不須更覓深深處。時寒請益訴衷情。非敢饒舌生人惡。

警昏沉

三界諸生死。五欲共一行。五欲中之最。惟獨睡魔王。神通猶亞佛。遍界不覆藏。然不在地上。亦不在天堂。來如風送霧。去似電飛光。一入人身體。靠壁而倒床。身命都不顧。管甚爹和娘。財寶俱不要。管甚田與庄。世間業已謝。夢裏造新殃。一隨善惡境。或有良不良。肆殺盜姪妄。亂法紀綱常。利害言不盡。都緣失主張。丈夫宜早覺。覓箇安樂方。尋究到極則。總名常寂光。聖凡原不有。名相孰承當。三界成一夢。智者善隄防。本來無所有。祇要解參詳。瞥地還須[口@力]。悟則罷思量。今古惺惺者。除非大覺皇。學佛參禪客。莫錯過時光。九年面壁坐。六載雪山藏。嘴邊生白醜。心裏若金剛。總祇為此事。千古姓名揚。打破魔王寨。捉賊要追贓。佛是乾屎橛。僧是老枯椿。法是瘡疣紙。禪是孟八郎。參方行至此。始是到家鄉。更須知有未後句。細看楊花逐夕陽。

師在峩峩坐禪有感

茫茫四海中。那箇心如鐵。不是鐵心腸。安能狂心歇。藥山見石頭。話頭作兩橛。不值馬大師。鐵牛脊斷絕。證此休歇場。祖佛路徑別。隨處住山林。仍須三條篾。堂堂大丈夫。各有出身穴。千聖不相傳。萬法何止輟。求其古迄今。難似頭陀哲。一笑佛海枯。至今猶未竭。欲使海枯時。直教心似鐵。

寄博山

懶跨青龍角。何希耀月珠。非關不濟事。惟恐費工夫。

示黃子安茂才

曰大丈夫。決不模糊。回光照破。元無兩箇。頓機上智。絕無思議。碎金剛圈。如結生冤。得沒巴鼻。始稱實詣。非敢饒舌。為是直捷。付與君子。當慎於此。

董巖夜坐偶成

夜來已入那伽定。一切法界純清淨。十方諸佛總皆然。天下衲僧同共證。不在地。不居天。不住虛空玄上玄。無量劫來只如此。亦非促也亦非延。此定本來無出入。證行般若波羅密。大方廣佛華嚴海。妙法蓮華從此出。三藏玄談元不二。百家諸子豈非一。只為當人一念殊。千變萬化不同途。透入此宗稱最上。於斯號曰做工夫。

示禪人

衲子行脚。迥異諸學。妙悟為期。大方廣覺。碎祖師關。踏毗盧閣。吞栗棘蓬。披百雜破。向無路行。從荊棘過。語不是言。默非是坐。事無分別。理非斟酌。透海穿雲。涓滴不著。山嶽齊來。無能湊泊。不見凡非。單驗聖過。報德護生。弗拘善惡。週遍法界。難以名邈。佛不奈何。說甚因果。地獄天堂。夢也不作。或喝或叱。縱橫開廓。不其常流。誰能捉摸。陰風識浪。渾歸寂。上下遍融大圓覺。

示禪人

禪宗一路。直須親悟。悟後來時。大方獨步。言不干思。旨不涉注。佛魔現前。豈容分訴。如秉干將。逢者即死。似大火聚。近者難護。領在機前。非伶俐子。句後發明。安在其數。知有向上。信有此事。不涉言詮。直下獨露。無方便談。焉落義路。了斯非玄。亦無證處。掃踪絕跡。須主中主。

雜著

禪人請法語

大抵此道貴乎踐履真實。真實銘心道自彰矣。設或其心不實。雖一日一次上堂。時刻不問禪道。祇資其談柄。於道終無有益。然所謂真實者何也。在日用返照。自心清淨。不染一切不正之弊耳。蓋心如猿。意猶馬。非大覺照之鎖韁。盡其神機誠難制伏。及乎千鞭萬拷合其伏降。融歸一相。生滅跡絕。自然悟本妙明。虛徹靈通。即事即心無有剩法。發言行事皆合至公。方曰不欺心耳。至于不欺心之際。世出世法皆是佛法。生不生心總是佛心。故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而塵塵三昧。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而法法皆真。昔世尊掩室于摩竭。維摩示默於毗耶。純一全提。聖賢罔措。善財拾凡草為藥。亦能殺人活人。鳥窠吹布毛示人。至令徹困徹證。南嶽磨甑作鏡。解馬祖三十年禪關。四祖書佛為具。開懶融盡平生伎倆。百丈承一聲喝。直令三日耳聾。黃蘗用三頓棒。直使千機雷發。一言之下拋萬劫之縻藤。不語之中脫千生之業網。語言無味。如煮木札羹。應用有神。似炊鐵釘飯。非大根智誠難吞吐。雖龍象種難於測量。有分靈苗穎異自得。不受規繩。護持末運。的究其源。總皆一真實妙悟中來矣。

禪人請法語

原夫真參實悟者。先須叩己。發輝本有之靈明。後必遇人究徹向上之巴鼻。通有無之妙要。取舍兩空。透得失之玄機。榮辱一致。無著力處了生死。自由之去來。免用心思洞真凡。無閔之優劣。假饒德山棒如雨點。背脊影也無干。臨濟喝似雷轟。耳朵弦猶不著。非為高慢本分家風。人天百萬示曇花。單傳一笑。龍象幾千窮不二。獨許無言。以心印心。如鏡合鏡。示直捷之去就。無廉纖之安排。乘悲願。逆駕法海之舟航。據自由。打開祖庭之關棧。到此之際。結舌有分。名言屏息。可謂真參。

念佛法要

念佛人要心淨。淨心念佛淨心聽。心即佛兮佛即心。成佛無非心淨定。念佛人。要殷勤。淨念相繼佛先成。佛身充滿於法界。一念無差最上乘。心念佛。絕狐疑。狐疑淨盡即菩提。念念不生無繫累。十方三界普光輝。念即佛。佛即念。萬法歸一生靈燄。靈燄光中發異苗。自然不落諸方便。念佛心。即淨土。淨心諸佛依中住。念佛心勝萬緣空。空心蚤上無生路。念佛人。要心正。正心一似玻璃鏡。十方明淨物難逃。萬象森羅心地印。念佛人。要真切。切心念佛狂心歇。歇却狂心佛現前。光輝一似澄潭月。波瀾浩蕩不相干。聖凡示現離生滅。念佛心。聽時節。時節到時心自悅。似遭

網打。破大散關。如失珠杼。教黃河竭。見有是利不思議。非為饒舌為君說。念佛心。須猛究。直下念中追本有。非因念佛得成佛。佛性亘然常不朽。剔起眉毛須自看。瞥然親見忘前咎。念佛人。有因由。信心不與法為儔。參禪講解全不顧。直下心明始便休。露地牛耕翻大地。漫天網收攝貔貅。生擒活捉威天下。越祖超宗異路頭。普勸念佛參禪者。莫把家親當怨讐。

皮囊歌(寓河南公署作)

臭皮囊。不久長。人生切莫逞豪強。為王為宰為民卒。一旦無常夢一場。勘破了。罷思量。各循造化過時光。乾坤中有能仁旨。解使時人出苦殃。且問著。是何旨。畢竟要從何所取。智者深知是妙心。此心靈妙無堪比。不蓋天。不擊地。萬象森羅何足計。浩蕩虛玄古及今。誰云生死并來去。大丈夫。宜立志。不悟此心都不是。想起輪迴實可哀。切須入道當迴避。這避方。快自覓。一念無生都解釋。突出真常大涅槃。圓明寂照凝天地。雖然見得的明明。亦要遇人末後句。末後句。若何為。我佛拈花示眾時。人天百萬渾無措。迦葉微微笑逗機。三千七百今猶古。俱要通方向上歸。這般事。絕語言。到家全不涉因緣。空生枉在巖中坐。鶯子徒存日百篇。使不得。智與能。三藏玄談我未曾。一念如如無上道。九流三教豈能臻。論乎如。即有無。有非萬象諸幻有。無非虛無斷滅無。會得有無之方便。窮年相伴古毗盧。超三界。出迷途。不用從前諸範模。解向異中提異類。隨流順逆自危孤。僧不著。俗何拘。盡世能為弗遇渠。壁立千尋難近傍。交馳捧喝是何如。言有骨。用無為。萬別千差自應時。不持不犯無拘束。殺佛焚經破網疑。大手段。方敢縱。不得別傳非釋種。破沙盆內入傳燈。大好山中醒世夢。醒悟後。似非曾。何殊萬死及千生。祇因不契無生理。所以生生起愛憎。愛憎盡。祇一靈。洞然明白是何人。這般極則言難會。笑殺南無觀世音。

七旬自慶文

恭惟老老大大幻身。屆於古稀。孜孜乾乾深造。基於志學。觀般若之甚深。肯心頓發。入無住之三昧。即色是空。覽宗乘之至極。決志研窮。得綿密之細推。是無即有。機緣將熟。廓值元來天然。透過大好山。如匙開鎖。倏爾沾嘗曹洞水。似酪涼心。登臨濟之堂。爭甘棒喝。躡雲門之室。曷領顧喙。入瀉仰之門廳。千尺井中不涉。蹈法眼之方丈。二指掌內無干。僻隱種穀於峩峰寶方。近三十白。放曠持杖於湖海壽昌。餘二十秋。坐方丈而捉空花。多貽後進。登禪床而探水月。猶累先參。結制各處道場。提揭諸緣輻輳。掛諸方之唇齒。疑殺顛頂。走四海之足跟。開驗得失。古恠去就。除解笑者同參。奇異行藏。唯忘言者共住。終朝穿衣喫飯。淨裸裸以忍饑。恒時待客迎賓。絮叨叨而忘語。得如是不可思議。一任虎嘯龍吟。成一切無盡藏微。儘從象回獅吼。祖師命脉流通。聖賢巴鼻露現。別傳玄旨應在斯時。虛空有窮弘贊莫及。傾誠仰祝老和尚住無量壽。普利人天。藏向上機。均膺緇素者也。

No. 1432-B壽昌無明大師塔銘(有序)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亘古常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昧。惟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近代寥寥。匪曰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邪。予於壽昌禪師見其人矣。謹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娩。因名經師。生而穎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間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道志。年二十一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不終卷。忻然若獲故物。即與士言其意。士奇之。師繇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聽之。時邑之蘊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遂往依之。即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傳太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為夙習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四。一日閱大藏。一覽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月。至若無聞見時。人以為愚癡。久之有省。於是切有參究志。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峩峩。見其林壑幽邃。即誅茆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印為法器。師生而孱弱。若不勝衣。及住山日。極力砥礪自堅。躬自耕作。鑿石開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喧。乃曰。老僧不采無窮。遂居不閉戶。夜獨山行。嘗大雪封路。絕食數日。向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刈染授具。自此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如一日也。時邑之寶方。乃宋師寶禪師故剎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句。時師年五十有一矣。當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雖形枯骨立不厭其勞。故不數年百堵維新。開山若干。其佛殿三門堂廚畢備。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時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雲棲。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塋。扣無言宗主。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一時法門大老相與酬酢。無不推譽。頃之入五臺參瑞峯和尚。峰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德機緣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峯曰請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勘

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便請頌。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相印契。峰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別錄。其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機貴回互。妙叶洞上之旨。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返錫寶方。始開堂說法。時以博山來公為第一座。師資雅合。簧鼓此道。激揚宗旨。四方衲子日益至。戊申邑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久頹。眾請師居之。遂應命。舊傳有讖。適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為竺再來云。師住壽昌。不扳外援。不發化主。隨緣任用。數年之間所費萬計。其道場莊嚴煥然。叢林所宜纖悉畢具。二十年來千指圍繞。又別建庵院二十餘所。豈師以無作妙力而幻成者邪。惟師之生也。賦性直質。氣柔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幅不脩而容儀端肅。嚴霜煦日不怒而威。衲子一見失其故。有接人單提宗門向上事。即遠近參請如銀山鐵壁。未嘗輕意印可一人。以真參實究為要。故海內但聞其風。竝無一語的據借為口實者。其慎密如此。然自奉甚薄。至有不堪其憂者。師澹如也。每遇病僧必親調藥餌。遷化則躬負薪茶毗。凡叢林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心力而為之。胸次浩然。耳目若無覩聞者。老當益壯。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率開田。三剎歲入可供三百眾。故生平佛法未離鑿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安。丈室儵然。惟作具而已。雖臨廣眾。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物。方行等慈。隨機善誘。各得其宜。偈頌法語。川流雲湧。豈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圓照無思而應者邪。苟有一念身心之相。則疲勞厭倦。非一日矣。嘗謂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無礙解脫。其不疲於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及其羸。若師者。自非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發強精進之若此邪。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其語別載。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故郡之徵君潛谷鄧公祠部海若湯公。閱師問答深加歎賞。以為今日宗風再振。一時縉紳先生無不翕然歸仰。即諸方久參未決者自遠而來。一見靡不泮然冰釋也。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語大眾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眾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誠語諄諄。末後云。此是老僧最後一著。分付大眾。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眾環侍。欣若平昔。眾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七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惜常住猶如命根。老僧不惜身命為安常住。十四日寫書辭遠近道俗。且勉以叩己真參。十六日眾請留全身。師命茶毗。自作舉火偈。令侍者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恐廢常住薪水也。誠眾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時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茶毗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其細瓣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藏于本寺方丈。建窣堵波。當門一齒。生時長偃下唇。竟不壞。留博山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惟元來開法博山。其餘弟子若干人守三山常住

。有語錄二卷行於世。予嚮師風。丙辰避暑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真者。予展之即知師為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為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相傳。博山見之。以予為法門知師之深者。乃略述師之行狀。請予為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獅絃將絕響矣。今按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辯自在。不惟法眼圓明一振頹網。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邪。觀其超然生死。實踐可知。因次序其行實。乃為之銘曰。

大道廓然	如太虛空	聖凡幻華	影落其中
即有求者	竟不可得	擬議思量	掉棒打月
瞿曇熱亂	達磨忙來	到頭落得	一隻皮鞋
建塗毒鼓	全彰正令	如有擊者	喪身失命
不用命者	來時一擊	三日耳聾	晴空霹靂
身心俱碎	魔佛潛蹤	摩尼光耀	八面虛通
惟我壽昌	誤中其毒	遍身毛孔	三昧出沒
化生死窟	作光明聚	日用頭頭	無處不是
提起鑊頭	似金剛劍	煩惱稠林	佛祖出現
四十餘年	墾土掘地	瓦礫荊棘	純七寶砌
身心世界	碎為微塵	塵塵佛剎	坐臥經行
佛法禪道	拈向一邊	有來問者	直指目前
如大圓鏡	五色齊至	不出不入	死生遊戲
自墮此中	未嘗住世	即今便行	亦未曾去
不信但看	草芥纖塵	何有一物	不是全身
青天塔影	松風長舌	說法音聲	常無間歇

皇明萬曆四十八年歲次庚申孟夏月朔旦

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撰

No. 1432-C壽昌無明和尚語錄跋

歷參諸祖機緣。證此妙明覺性。大似千機布錦。各事後素色色。頭頭撐天撐地。不離這個。正所謂即此用離此用者是也。竊融生逢震旦。幻寄東流。破衲中關心此事。合參語錄。得力壽昌之。旨自將鴻寶家藏。未經一示道侶。頃念浮生景急迅若電光。披沙見金莫從師法。是昨虔至瓣香尺楮。馳啟黃檗隱元和尚。發祥東渡。開倡宗風。接引同志。紫氣瞻臨。將焉且暮掃關遙企問。適有藤原朝臣諫早宮內少輔茂誠公快然鳥道居士者。亦來商略此道。因緣直指。用合機投。是融不秘家珍。手出斯帙與勉。目參心證。願公剗流廣日東。不絕繩繩接引。噫。若居士者。大人現相。風

化相推。不難彈指。如我破瓠壞衲。一鍼半線。匪易告成。是望亟力應渴同儔。

承應歲次甲午遯月朔日

住長崎興福禪寺後學性融逸然氏敬題

No. 1432-D

吾宗有語句。別有可與一法。只此雲門湛然禪師之語錄。佩離文字印。能拂言句。破諸見矣。誠人天眼目也。武城適有 藤原氏戶田五郎右衛門尉直正公。幻化全身居士。浮舟於正徧智海。見雲門波瀾。云奇哉妙哉。能掀翻窠臼。脫盡廉纖。此是一顆神珠。豈可塵勞封鎖。即命工鏤梓流廣日東而耳。

No. 1432-E壽昌語錄序

達磨大師云。明 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從上諸先德。通身不掛寸絲。良繇見處圓明。故行處自然勦截耳。或有眼而無足。或有足而無眼。偏枯之學。古德所呵。惡能擔荷

佛祖大事乎。然初祖達磨大師記。已有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豈緣會使然耶。我

明自正嘉以來禪道中絕。先師乘悲願力應化閩浮。於是江西之宗旨始立。最初從廩山發悟。而末後印法於五臺。入室陞堂全提正令。諸方尊之為壽昌古佛。故壽昌之名獨傳。先師悟道之後。住山三十年。戴笠披蓑與黃牛白牯同事。常示參徒曰。凡行處不孤硬者。必見處猶帶廉纖也。牽犁拽鋤法法全彰。豈待老僧再舉揚乎。會下飽參弟子鼻孔遼天。先師把住咽喉不許轉身通氣。即上首來公謚公賢公等。猶以出世一著囑之。余見近代宗師草草傳授。末流之弊師弟交譏。然後服先師手段之辣也。或曰壽昌應西竺懸記而來。故作用與古人一體。不知為西竺易。為壽昌難。西竺當

佛道熾昌之日。徧地皆旃檀林。龍象如雲。其扶豎法幢也殊易。壽昌當宗風寥絕之時。觸處荊棘。狐狸作祟。其建立宗旨也特難。乃參悟既與德山臨濟同堂。而操履又與百丈趙州共路。余所見諸方善知識。未有過壽昌者。其古佛再來耶。自壽昌單提向上一路。於是雲門黃蘗徑山天童諸大老。嗣與皆聞壽昌之風而起者也。雖見地未敢輕議。而踐履終遜之。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吾師乎。吾師乎。

時

崇禎十年夏月既望

西江門人黃端伯稽首撰

No. 1432-F題無明和尚真贊并引

久嚮和尚開法於壽昌。往來衲子傳者淆訛。要之皆望剎竿影者也。頃予自吳越甲紫栢雲栖二大老還歸匡山。作逸老計。適頑石禪人自壽昌來。述

和尚入室機緣。予合掌讚曰。向禪宗澹薄。今幸見和尚標格。為向上典刑。況今此道

中興。後生晚進得有龜鑑。法門之幸。端有賴焉。予愧久沉瘴海。忍苦不禁。禪道佛法束之高閣。安敢置身人前。喜得青山白雲伴此朽骨。自謂了此餘年。所慶法門有人。恨不及一見面。聊申拙贊以述傾慕之懷。

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生涯在鑿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慣用石鞏箭。只要射個人。應弦早奔竄。忽撞頑石頭。鏃羽一齊限。拋出鐵渾淪。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辯。

憨山老人清書